

殷墟西北岡 1001 號大墓出土 雕花骨器的研究

內田純子*

在殷墟王陵中，除了精緻的青銅器以外，還出土許多玉器、大理石雕刻等器物，象牙器和骨器上也帶有各種細緻的紋飾。1001 號大墓出土品皆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透過對骨製容器的仔細分析，得知該墓隨葬了用巨大象骨製造的成套骨製酒器，即帶流注酒器、觚形杯與斗形器。各器大小適中，應是為了王族使用而製作的高級成套飲酒器。大型骨器方面，色彩紅白對比，雕刻精緻，與大型豪華青銅器相互映照，也顯現了王墓高等隨葬品的色彩品味，是相當重要的威信象徵之一。殷墟一至二期西北岡大墓出土的飾有精美雕刻的骨器中，另有梯形骨飾牌。1001 號大墓共有七件，進行研究之後，復原為紋飾不同的三種骨飾牌。雖然無法復原其具體用法，但可推測是重視裝飾性質的器物。

本文中提及之容器與牌飾兩類器物可能皆為象骨製造。特別巨大的骨料可能是一種比青銅器更為珍貴的材料，且製作上也需要特殊的技術。其成品也因此成為十分高級的威信象徵，器上雕刻當時最嶄新的圖案，是工匠發揮其工藝技術才能夠完成，且惟有在殷墟一期的王權隆盛時期，才能夠製造出的特殊器物。

關鍵詞：殷墟 大象骨 觚形杯 斗形器 骨飾牌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序言

殷墟西北岡 1001 號大墓為一九三四年梁思永等進行發掘的。¹ 這座大墓曾經遭受非常嚴重的盜掘，幸好基底、墓道、埋土中還遺留了利用各式各樣質材製作的隨葬品。這批隨葬品雖然已經破碎，但藉由遺物上面保留著的華麗紋飾，還能一窺當時製造技術的高度水平。藉由青銅彝器、骨柶等器物的斷代研究，筆者認為 1001 號大墓屬於殷墟一期的最晚段，² 而 1001 號大墓的器物遺留著許多影響後續時期器物的因素，對此大墓進行深入的研究，頗具意義。

在殷墟王族墓葬出土的遺物中，黃白色的象牙器或骨器顯得獨特而醒目。出土時有機物質雖已朽壞，但是器表的雕刻仍然留下昔日的精美裝飾，即使與當時的青銅器等其他材質器物相比，也是最精緻的裝飾器物之一；其上的各種裝飾設計，更反映當時最先進的紋飾革新。在這篇文章裡面，筆者將就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製容器，先進行殘件的復原，儘量重建器物全體的原樣；其後將就 1001 號大墓中的所有骨容器進行詳細的分析，再探究倒梯形裝飾骨飾牌，討論關於此種雕花骨器的製造和裝飾的問題，以及其在上古器物研究上的意義。

¹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 1001 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簡稱《侯家莊 1001 號大墓》。

² 筆者曾經討論過西北岡大墓出土骨柶的早晚關係以及大墓的序列，該序列據推測為 HPKM1001→婦好墓→HPKM1550→HPKM1004→HPKM1003、84AWBM260→HPKM1500→HPKM1002→HPKM1217（難波純子，〈殷墟出土のいわゆる骨柶について〉〔上〕、〔下〕，《古代文化》47.9：25-35；47.12：40-42）；胡厚宣藉由出土遺物、配置、打破關係等討論大墓斷代（考古編輯部，〈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考古》5〔1997〕：345）；楊錫璋即藉由墓道討論墓坑的演變（楊錫璋，〈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分期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3〔1981〕：48-49）；鈴木敦則藉由墓坑平面形切入斷代問題（鈴木敦，〈殷後期における大墓の系譜〉，《博古研究》2〔1991〕）。筆者的骨柶斷代與他們的大墓斷代序列幾乎一致，在此採用以 HPKM1001 為殷墟一期晚段的看法。

一・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製容器

（一）過去研究回顧

羅振玉、³ 濱田耕作等學者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代已經注意到殷墟出土的雕花牙骨器，並在書中介紹。梅原末治在一九三六年〈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⁴ 中發現當時流出海外者，除青銅器以外，也有玉石器、雕花骨器片等，並談到綜合這些流散器對於研究商代文化的必要。梅原關注到黑川幸七購買的幾片骨器（現藏於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與原開封博物館典藏的骨器殘片（現藏位於臺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有所關聯。他根據骨器上的流麗紋飾，復原為與青銅圓筒卣相像的帶提樑容器，並考究該骨器與相關青銅器的影響關係。

在一九三七年北平出版的《鄴中片羽》⁵ 裡面也刊載十四件骨容器的碎片，其中八件後來收藏於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Royal Ontario Museum)，其他六件不知下落。從紋飾上來看，在這本圖錄上的骨容器片似乎與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容器相關。

另外，在安陽、濬縣的佈道活動當中，加拿大的懷履光 (W. C. White) 主教熱衷於收集古物。回加拿大後捐予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並特別選擇骨牙貝器，編了一本圖錄。⁶ 同樣，加拿大長老會的明義士 (Dr. J. M. Menzies) 也在豫北地區佈教活動當中收集了不少殷墟出土的遺物。他的部分藏品送到多倫多，也捐予皇家安大略博物館，⁷ 其中包含不少骨器的碎片。⁸

一九三六年，西北岡 1001 號大墓中出土了幾件骨器殘件，器表花紋雕刻精緻。這批骨器雖然已成碎片，仍然能分辨其器類或形制。梁思永在《侯家莊 1001 號大墓》的報告裡，將各種骨器分類，並提供了詳細記錄。⁹ 該報告將骨杯器區

³ 羅振玉，《殷墟古器物圖錄》（上海：廣倉學窘，1919）。

⁴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東方學報》7 (1936)。

⁵ 黃濬，《鄴中片羽》（北平：通古齋，1937），第二集。

⁶ W. C. White,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45). White 藏品編碼從 933 開始。

⁷ 方輝，《明義士和他的藏品》（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Menzies 藏品編碼從 960 開始。

⁸ 在二〇〇八年筆者藉由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補助費，有機會參觀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典藏的骨器。調查時承蒙 Sara Irwin 與沈辰博士的協助，深表謝意。

⁹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 1001 號大墓》。

內田純子

別為大、小（高、矮）兩種，數量計有大型十一件與小型七件；器表紋飾具有規則性，可分為縱行四區；原料則可能是大型動物的腿骨。數件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器上還留有安裝把手時使用的小圓孔和方孔，不過當時出土骨器資料中還沒發現過有把手例子，因此報告者無法復原全貌。

一九七六年安陽小屯村發現了婦好墓，自墓葬出土了三件象牙容器（圖一），即「帶流虎鋳杯」(M5:99) 一件和「夔（鳥形）鋳觚形杯」(M5:100, 101) 兩件。「帶流虎鋳杯」杯身略呈圓筒形，上端有流，流一側稍內斂，器高 42.0 公分，流長 13.0 公分，流寬 7.6-7.8 公分。「夔鋳觚形杯」高 30.3 公分，口徑 11.2-12.5 公分，用象牙根段部分製成；杯身似觚，侈口薄唇，中腰微束，身一側近口，底部有上下對稱的小圓孔，由此插入鑿的榫。全體鑲嵌綠松石。¹⁰ 因為此批杯器都沒有加熱的效能，只能裝液體，其液體可能是酒。筆者認為，帶流注酒容器和似觚的飲酒容器的組合，有似成套的爵與觚的作用。

如與婦好墓出土的相似象牙器比較，以及根據梅原末治的復原，1001 號大墓的大型骨製容器將能復原為成套的相似注酒器與飲酒器。亦即，側邊兩個有孔之處為帶鋳觚形杯，口沿部一端呈流的圓筒器是帶流注酒器。但在婦好墓象牙成套器中並沒有發現器高度比較矮的容器。1001 號大墓骨容器的器類有再進行研究的必要。上述象牙以及骨製杯形器的研究才剛開始，其紋飾或形制與當時其他文物的關係等探討尚有不足。

（二）三種酒器的分類與其大小

透過骨製容器的仔細分析，該墓隨葬的成套骨製酒器，可以區分為：帶流注酒器、觚形杯與斗形器三種。

a. 帶流注酒器

梅原末治在〈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中注意到當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購買的骨器片，和開封博物館典藏的骨器殘片¹¹（圖二）都有雕花。由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的骨器帶流，梅原末治認為這應是如山東龍山文化的鬶形器或爵形器的用途，為注酒器。

¹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 215-217。

¹¹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

之後，小屯婦好墓出土的虎鑿象牙杯提供了這種器類的原來全貌。

1001 號大墓裡出現了三件彎曲的帶流骨器碎片（圖三之 1、2、3），其表面有雕刻裝飾，發掘報告稱為「鞍尾形骨器」。R004530 最大寬度為 12.7 公分，最小寬度為 10.0 公分。R004532 殘長 19.5 公分，最寬 8.7 公分。筆者將上述兩種骨牙製帶流注酒器比較之後，認為 1001 號大墓的「鞍尾形骨器」應是帶流注酒器流部分的遺留。

在復原 1001 號大墓的骨製注酒器的形制時，小屯 YM331 出土的 R000488（圖三之 6）提供了不少線索。這件石器基本上呈圓筒型，上方三分之二的壁直立。外表刻有單首雙身的蛇紋，報告者稱為「流形器」。¹² 下部有子口，報告者推論其為鑲入木器而使用。但也可能僅是鑲入平坦的底面，與骨製或象牙製注酒器相同的容器。

1001 號大墓出土的帶流注酒器嚴重破損，只有殘存三件不同器物流的部分。其中 No.1 (R004530) 殘有流的一半，保存了流折的部分。流的前端外侈，厚度較大，但是流的基部扁平。筆者認為帶流注酒器剖面應是三角形，以流折部分的剖面來復原，其寬度為 10-12.7 公分之間。No.2 (R004531) 殘存流到器身下端。利用 No.1 (R004530)、No.3 (R004532) 流的形狀來復原其流部全體，推測通高為 28.6 公分（圖三之 5）。以切面略呈三角形的筒形骨料製造，切除上部，半面作成流。三件帶流器的流部表面上都飾有盤龍紋和鳥紋。內面滿塗紅色顏料，但是 R004531 的下端部保留部分無塗顏料，應是用來安裝器底的部分。換言之，若復原 1001 號大墓的帶流注酒器，應為具有帶盤龍紋的流，器身上飾有重疊饕餮紋，器高超過 28.0 公分的大型器（圖四）。

b. 觚形杯

1001 號大墓裡發現的圓筒骨器當中，身高較高的器類共有十一件，報告者稱為「觚形杯」。其中 R004134 的保存狀態較佳，除口沿部分缺損以外，還保留著原來的形狀。平面略呈三角形，殘高 27.5 公分，復原以後可達 30.0 公分以上，最寬底徑 11.7 公分。側面下方有「削痕製而無紋，上面有二直圓穿」。與婦好墓

¹²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頁 93-95。報告者亦提到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骨器的關係。

成對的「夔鑿觚形杯」(M5:100, 101) 一樣，原來應有鑿組合。¹³ 關於此類骨製觚形杯的把手遺存的現象或問題，還沒有受到學者關注。

另一件 R004137 雖然破壞嚴重，上、下兩端仍留有殘邊，殘高 43.0 公分，最寬 15.0 公分以上（圖六）。除了與 R046834、R046835、R046836、R046837 等碎片可以拼合以外，與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No.051 骨器殘片亦可拼合。有的骨片上留有剖面為三角形肢骨頂點部分，一側面上方留有二直圓穿和直孔。

觚形杯的殘件數量雖然較多，但還保留著大部分器身而能藉以推測整體尺寸資料的，只有二件。

其中 R018297（觚形杯 No.1，圖五之 1）的保存部分較多，保留著圈足端至近乎口緣部分，然而口緣殘破，無法直接測量。根據發掘報告，最寬底徑為 11.7 公分，殘高 28.2 公分，筆者推測原高為 28.5 公分。

R004135+R004134（觚形杯 No.2）也殘存大部分，R004135（圖五之 2）剖面留下三角形骨料的稜角部分，R004134 遺留骨料的彎曲與平面部分，筆者將其剖面復原為略呈三角形的筒形。由於必須與其他的骨片比較大小，故先決定測量部位。雖然殘片較小，但仍能確認水平方向為中下段細帶部分。這部分的寬度為 13.4 公分，最小寬度為 12.1 公分。

上述兩件觚形杯的形狀接近，其他觚形杯碎片裡亦有扁平與彎曲的部分，與此二件對照之後，形狀也相似。因此，以此二件觚形杯的剖面為範式，測量標本後以復原其原來的剖面形狀。筆者對幾件觚形杯的寬度推測為：R004137-1 + R004137-4 + R004137-3（觚形杯 No.3，圖六之 1）和 R004137-2（觚形杯 No.4，圖六之 2）為 14.3 公分至 13.7 公分；R005002 + ROM960.236.20 + R005003 + 黑川 052（觚形杯 No.9，圖九）為 11.3 公分至 9.5 公分。高度方面，觚形杯 No.3 保留由上至下的全長部分，即 43.0 公分。另外觚形杯 No.9 保留後述的紋飾結構之中帶、中下細帶與刻線帶的部分。上述的觚形杯 No.1、No.2 的上帶都有 5.0 公分左右的高度，下帶有 6.2 公分的高度，再加上觚形杯 No.9 的殘高，得到復原高度約為 28.0 公分，並在其中一個三角形的稜角部位安裝把手。

¹³ 梅原末治分析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典藏的骨片，認為上部的圓穿為安裝提梁的痕跡，全體復原為筒形卣，與青銅器的形制有關。他對骨杯形制的想法來自對青銅器的研究，見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1940），筆者認為其復原是錯誤的。

c. 斗形器

1001 號大墓出土的一種較矮的骨器 (R004136、R005001、R005004、R005005、R005006、R005007)，尚未被深入的研究。R004136 保存的部分較完整，還能復原其原尺寸，其截面為具圓鈍角的三角形，直徑最寬 8.9 公分，最窄 7.4 公分。報告中記述最寬紋飾帶 (b 區) 下部有向上斜的半月形穿；內壁全塗紅色，與外側直條紋帶 (c 區) 對稱的一段無塗料，似為裝器底之處，推測為觚形器。筆者認為這種矮的骨器是另外一種器類——「斗形器」。

如上述，長身大型的觚形杯和矮身小型的容器的差別不僅在其身高之別，而且在其上裝置把手孔的形狀。因此兩種筒形容器之間，有形狀、功能上的差異。

在此，先介紹一件日本千石氏收藏的銅斗 (圖一〇)：杯部呈筒形，直腹。口徑 8.7-9.6 公分 (已擠壓扁平)、高度 8.6 公分。腹部飾有饕餮紋。帶圈足，腹足之際以一略凹圈帶分段，四個方向有長方形的鏤孔。柄部呈平坦的長板形，側緣微外傾，長 19.0 公分，上面飾有饕餮紋和三角形的雲紋 (還沒有成為典型的蕉葉紋)。柄外端有梯形突起，上面飾有饕餮紋。藉由饕餮紋的形狀，筆者認為是商代中期的器物。柄部與杯部是鑄合的，但柄部的表現宛如插入杯部，部分饕餮紋沒入杯部中。

其次就 R004136 器底上的月形穿觀察，將寬度 4.0 公分，剖面呈半月形的細板傾斜插入穿內使用，就成了側面帶有柄的容器 (圖一一)。根據上述推測，這件容器應是斗形器，形制較接近於上述的千石氏藏銅斗、江西大洋洲出土的銅斗 (XDM:50)，¹⁴ 以及巴黎奇美美術館 (Musée Guimet) 收藏的銅斗 (MA1655)。¹⁵ 現存 1001 號大墓骨製斗形器的柄部已遺失，大小較上述千石氏收藏的銅斗稍大一點，與千石氏收藏銅斗形制相似的器物，也僅見於該墓中。¹⁶

¹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新淦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報告書裡稱為「銅瓚」。(頁 73, 79)

¹⁵ 奇美美術館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所藏銅斗的杯部分為三層紋飾帶，也在第二紋飾帶下方帶有柄。上面的紋飾 (囍文、蠟紋、鳥紋) 為殷墟二期，柄的形制比較接近於殷墟二期以後的銅斗。Maud Girard-Geslan,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Paris: Tresors du Musée Guimet, 1995), pp. 84-87.

¹⁶ 在鄭州商城白家莊墓地已有此種象牙器出土 (C8M2:9)，雖然該器沒有發現插入柄部的痕跡，但從尺寸與形制看來，也許和 1001 號大墓骨斗形器是一樣的器物。亦即，商代中期已經開始使用這種骨器，千石氏收藏的青銅大型斗 (圖一〇) 的杯部形態，可能是以型態發展上較為先行的骨器為原型而做成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 年-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圖版二二二。

內田純子

R005004（斗形器 No.1）、R005001（斗形器 No.2）皆保留了上、下兩端。R005001（斗形器 No.2，圖一二之 3）兩邊長分別為 8.8 公分和 7.5 公分、高度 11.6 公分。R005004（斗形器 No.1，圖一二之 1）推定兩邊長分別為 8.7 公分和 7.5 公分、高度 11.6 公分。R004136（斗形器 No.4，圖一三之 1）保存了大部分，雖已經破裂為幾片，分開測量後重新組合起來，就中、下帶下端的部分測量，最大寬度為 9.0 公分，最小寬度為 7.4 公分，口沿部分已殘。

三種酒器的容積

總結來說，帶流注酒器的全體復原為通高 28.6 公分、兩邊長分別為 12.7 公分和 10.0 公分；斗形器為通高 11.6 公分、兩邊長分別為 8.8 公分和 7.5 公分。觚形杯略分為大小兩種，大型通高 43.0 公分、兩邊長分別為 14.3 公分和 13.7 公分；小型通高 28.5 公分、兩邊長分別為 11.3 公分和 9.5 公分。

（三）個體之紋飾識別以及對合關係與復原

（1）以紋飾區別個體

a. 觚形杯和斗形器的紋飾結構和部分名稱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已對該墓出土的骨器進行了詳細的紋飾結構分析。觚形杯的花紋結構有：a 邊帶（饗饗紋）、b 一正面紋（帶 V 字形體軀的大饗饗紋、背面飾有倒立龍紋）、c 邊帶（渦紋或申字紋）、d 一正面紋（饗饗紋）等四個區塊。其結構與斗形器器身的紋飾結構相同。觚形杯上 a 邊帶上的正面饗饗紋分為帶牛角與帶几字形兩種，此二類的全體設計差不多，但是背面的倒立龍、V 字形的饗饗體軀部分的雕刻細部表現等有些差別。為了便於描述，筆者將之稱為上帶、中帶、中下細帶、下帶四區。中下細帶和下帶的中間有兩條刻線，報告者已經注意到內面無塗顏料的無色帶，為裝置器底的痕跡（圖一二）。

b. 個體識別以及對合關係

1001 號大墓在發掘出土以前，已經遭到盜掘。被盜的遺物很快地被賣到國外，現在國外博物館裡典藏許多此墓出土的遺物。為了深入研究，了解骨器的原

貌是必要的。雖然這批骨器已嚴重破碎了，仍能藉由保存良好的幾件骨器，試著復原全貌。

梅原末治早已注意到流出國外的骨器殘片，在〈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¹⁷ 一篇文章和《河南安陽遺寶》¹⁸ 一書裡提到了國外典藏品的照片和拓片。關於骨牙器的遺存，梅原也已注意到與 1001 號大墓出土骨牙器的拼合關係。發掘報告裡也參考了梅原的拼合成果，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 No.051 和 1001 號大墓出土 R004137 及 Seattle 美術館藏品（《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八十-1）和 1001 號大墓 R046725。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品之中《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七五-1 和 1001 號大墓出土 R004140、R004143、R046834 應是同一器物的部分殘件。1001 號大墓 R005001、R005005 與黑川 No.053 也應是同一器物的部分。另外，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典藏的 933.12.26 和 1001 號大墓 R004141、R046834 也是同一標本的部分。

就此看來，海外典藏的類似骨器，大部分應是從 1001 號大墓盜出，有的殘片與 1001 號大墓發掘出土的骨器還能拼合。為了要復原 1001 號大墓的骨容器，海外收藏的骨器也應一起討論。

在《侯家莊 1001 號大墓》藉由裝飾、尺寸的比較，試著指出出土骨器殘片的拼合關係。經筆者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陸考古庫房重新觀察，發現其中有部分錯誤，也另外發現了新的拼合關係，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 No.052 和 1001 號大墓出土 R005002 的骨器殘件（圖九）。

若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骨器碎片和國內、外的相關者比對，藉由仔細的紋飾觀察，還能找到進一步的拼合關係。報告書認為 R046733 + R046732（報告書 No.10）可拼合為「小型觚形器」，但是這件標本的形狀呈平面，不同於其他圓筒型容器的標本。在小屯大連坑出土過用扁平骨板製造的器蓋，遺留部分呈梯形，帶有稜脊。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也典藏同樣的蓋子殘件，¹⁹ 筆者認為兩件都是方彝。²⁰

此外，《侯家莊 1001 號大墓》的標本中，3:1945、2:2170、3:1943、3:1944

¹⁷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

¹⁸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

¹⁹ 梅原末治認為是方彝蓋子，氏著，《殷墟》（東京：朝日出版社，1965），頁 75-76。

²⁰ 如下面所述，圓筒型骨器應是利用動物脛骨製造，但是這件完全扁平，也沒有切削圓筒骨料製作的痕跡，推測是使用扁平的肩胛骨等骨料製成。

內田純子

四件皆為小殘片，沒法確定器類或拼合關係，本文暫不討論。

為了藉由各個拼合資料來進行復原，需謹慎地辨識花紋的差異。以下分述本研究中各種骨器的花紋。

(2) 對合關係與復原

a. 帶流注酒器

帶流注酒器 No.1 (圖三之 1) (黑川 062-2+R004530) 遺留流右側。藉由較粗寬且微微突起的線條，在細緻的渦紋上表現紋飾。中間有鳥紋，由右至上配置龍身，²¹ 其基部能看出帶瓶形 (bottle-shaped) 龍角，因此筆者認為在流的部分全體飾有龍身。

帶流注酒器 No.2 (圖三之 2) (R004531) 殘留流的右側一部分。下面飾有以粗寬且微微突起的線條表現的饕餮顏面紋的輪廓。上半部看出來龍身的前端，藉此能推測流下方配置饕餮顏面，流上全面飾有盤龍身體。

帶流注酒器 No.3 (圖三之 3) (R004532) 遺留流的左側。全面飾有盤龍身體。最下部的粗線應是饕餮的角，龍角或虎耳，無法判斷。

上述三件都是流口的碎片，無法拼合，是不同器物個體。從表面上的紋飾判斷，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062-2 和多倫多的 ROM960.236.24 骨片也可能是此類器的碎片。圖四是帶流注酒器的復原圖，上面可能有盤龍紋和鳥紋等動物紋，輪廓以雲紋裝飾。

b. 觚形杯

觚形杯 No.1 (圖五之 1) (R018297) 截面略呈三角形的圓筒，紋飾可分成三塊區面帶，上帶飾有饕餮紋，殘甚。中帶上部飾有一隻几字形角饕餮，角的內部充填平行刻線，饕餮顏面下方有 V 字形的體軀，端部成為它的兩腳；V 字形體軀的兩旁飾有逆位龍。中帶下部飾有申字紋一圈。下帶飾有牛角饕餮紋。

²¹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認為是「百步蛇」；許杰稱為菱形背紋龍 (Diamond-back Dragon)，此紋飾經常帶有瓶形 (bottle-shaped) 龍角，接近於想像中龍的表現，Jay Xu, “The Diamond-back Dragon of the Late Shang Period,” *Oriental Art* 29.5 (1998): 42-54.

觚形杯 No.2 (圖五之 2) (R004135-1 + R004134 + 黑川 051-5 + R04135b) 花紋的母題和配置結構與觚 No.1 相同。

觚形杯 No.3 (圖六之 1)²² (R004137-1 + R004137-4 + R004137-3) 上帶飾有牛角饗饗紋，饗饗臉面在平面上以刻線表示而已，左右邊有三支羽毛紋。中帶飾有牛角饗饗紋，具有 V 字形體軀，體軀上部有兩腳，兩旁有逆位龍紋。牛角、V 字形體軀等部分上面都刻有細緻渦紋（雷紋）。牛角上部羽毛紋飄揚，耳朵、腳趾等表現也非常精緻。中下帶飾有組合 C 字形的渦紋。下帶飾有饗饗紋，但是正面缺失。下面所排列的小羽毛紋頗具特色。上帶部分遺留有安裝把手的方孔和小圓孔。

觚形杯 No.4 (圖六之 2) (R004137-2) 只有遺留兩面花紋的中間部分，中下帶上面的花紋被磨掉，留有兩個小圓孔，也是安裝把手的位置。花紋的母題和配置結構與觚形杯 No.3 相同，但若仔細觀察，仍存在部分差異。花紋中間的空間裡飾有兩支一組的羽毛紋，No.3 的羽毛紋完全分開，但是 No.4 的兩支羽毛紋中間還有兩條線組合，形成類似「井」字的形狀。²³

觚形杯 No.5 (圖七之 1、2、3) (ROM933.12.26 + R004141 + R046834 + R046835 + R046837 + R046836 + R046725) 雖然破碎嚴重，幸好遺留的碎片較多，還能復原全體的紋飾結構。上帶飾有連體軀的小饗饗紋，中帶飾有牛角饗饗紋，下面帶有 V 字形體軀。兩旁飾有回首龍。中下細帶飾有簡化蟬紋，與 No.1-3 比較，下帶裝飾的 V 字形體軀長度較小，裡面沒有小饗饗紋。大饗饗紋的牛角、饗饗臉面的鼻口部位、耳朵、兩腳等部分的表現相當簡化，其上面也沒有刻上渦紋。

觚形杯 No.6 (圖七之 4) (R046729) 只是遺留部分上帶和中帶。上帶飾有 C 字耳饗饗紋。中帶飾有牛角饗饗紋，下帶有 V 字形體軀。體軀上面刻著渦紋，與觚形杯 No.5 相似，上帶飾有連體軀的小饗饗紋，中帶飾有牛角饗饗紋，下面帶有 V 字形體軀。牛角饗饗紋的雕刻有所不同，應屬於不同個體。

²² 在《侯家莊 1001 號大墓》裡報告者認為觚形器 No.3、No.4、No.8 屬於同一器物的殘件。

²³ 這種「井」字形的紋飾設計是兩支背對的羽毛紋，且中間有互相連接的兩條橋狀物體。這種圖案在 R005033「石獸面紋俎形器」獸面兩個羊角的上方、R001755 所謂「石對尾雙伏獸」背部兩隻龍的中間與伏獸顏面中央也可以看到。這種兩支羽毛紋的特徵和觀念是會被殷墟一期 1001 號大墓器物的工匠吸收的傳統。筆者推測，之後製造骨杯時工匠捨棄了此一複雜的紋飾及概念，因而使骨杯的紋飾簡單化了。

觚形杯 No.7 (圖八之 1) (R004140) 只有中帶中央的一片，飾有牛角 V 字形體軀饗饗紋。體軀裡面飾有小饗饗紋。體軀上面刻著平行紋，V 字形體軀旁邊配置逆位長鼻龍。

觚形杯 No.8 (圖八之 2) (Seattle 藏品+黑川 051-3+黑川 051-2+黑川 051-1+黑川 051-4) 一九三六年梅原末治已注意到這一組可拼合的觚形杯片。遺留上帶和中帶。其中一片有一個方孔和兩個小圓孔，顯示這部分是裝置把手的部位。上帶飾有牛角饗饗紋。中帶飾的牛角饗饗紋具有 V 字形體軀，體軀上部帶有兩腳。設計與觚形杯 No.3 非常接近，以粗的凸線表現主紋，上刻著精緻的渦紋，牛角上部具有羽毛紋，各個部位的表現方法也相似。

觚形杯 No.9 (圖九) (R005002 + R005003 + 黑川 052 + 黑川 051-5 + ROM936.26.20)²⁴ 只有中帶和中下帶遺留。過去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 No.052 並沒有被注意，此次筆者發現這片右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R005002 左邊可以綴合，綴合後成為比較完整的饗饗紋。中帶上下有兩個羊角饗饗紋，羊角輪廓以粗而平的凸線來表現，饗饗紋只有眉毛、眼睛、鼻、口、耳朵和兩腳。表現方式雖然比較單純，反而配置井然。中下帶上飾有簡化鳥紋。此件觚的紋飾結構頗有特色，與其他觚形器不同。

觚形杯 No.10 (R004132 + R046726 + R046727 + ROM961.23.37) 中的 R046726 + ROM960.236.23，只有下帶部分的碎片遺留，上面都飾有相似的 C 字耳饗饗紋。不能復原全體，也可能與上述某件拼合。

歸納而言，大型觚形杯上面飾有牛角 V 字形體軀饗饗紋，而小型觚形杯上面飾有幾字形角、V 字形體軀饗饗紋或羊形顏面饗饗紋。

c. 斗形器

斗形器 No.1 (圖一二之 1)²⁵ (R005004) 表面大部分已磨耗。如與其他斗形器對比，上帶飾有申字紋，中帶飾有虎面饗饗紋，中下帶飾有目紋，下帶飾有小獸紋。

斗形器 No.2 (圖一二之 2、3、4、5) (R005001 + 黑川 053 + R005005) 是

²⁴ 《鄴中片羽》卷二下，頁 44 之 3 殘片的紋飾設計很接近於觚形杯 No.9，但應是圈足部位。

由於此觚形杯缺少圈足部分的殘片，《鄴中片羽》所收的可能是觚形杯 No.9 的圈足部分。

²⁵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認為筆者的斗形器 No.1、No.2、No.3 屬於同一標本。

裝柄的部分。刻線帶上設有十字鏤孔，與青銅觚類似。紋飾的結構與斗形器 No.1 相同。²⁶

斗形器 No.3（圖一三之 5）（R005006+R005007）中 R005006 的中帶飾有與斗形器 No.1 和斗形器 No.2 相似的饕餮紋，但是上帶的獸紋部分與 No.1 和 No.2 的申字紋不同，足以辨識為另外一件。只有小碎片，遺留著上帶和中帶的一部分。

斗形器 No.4（圖一三之 1）（R004136+《鄴中片羽》卷二下，頁 44 之 4）遺留下半部。《鄴中片羽》沒有尺寸的紀錄，但是其紋飾帶結構與 R004136 完全一致，碎片邊的形狀也與 R004136 缺失的部分一致，兩者應可綴合，復原為底部完整的三角形的斗形器。上帶比較寬，飾有連續的尖葉紋。中帶上飾有 C 字形耳饕餮紋。中下帶上飾有申字紋，下帶飾有 C 字形耳饕餮紋。中帶的饕餮紋則是藉由凸起的粗線來表現饕餮體軀的各個部位。

斗形器 No.5（圖一三之 2）（R046841+ROM960.236.178A-B）與骨斗形器 No.4 的紋飾接近，上帶飾有尖葉紋，中帶上飾有 C 字形耳饕餮紋。中下帶上飾有申字紋，下帶飾有 C 字形耳饕餮紋。

斗形器 No.6（圖一三之 3、4）（R046840+R046839）只有上帶至中帶的兩個碎片，但是紋飾的結構與斗形器 No.4 和 No.5 相同。中帶饕餮紋的表現有一點不同，體軀等部分都雕刻在平面上。

（四）製造骨器的骨料

骨器表面雖然全面刻劃花紋，但器表仍然保持光澤，沒有骨頭內部的小孔，應是骨頭上下的關節部分截斷後，取去內部的骨髓部分，將表面直接磨成骨料，然後雕刻花紋而成。骨料表面沒有經過重大改造。換言之，這批骨器的直徑還是原來的動物骨頭的直徑。那麼，是利用何種動物的什麼部位的骨頭作成的呢？

梅原末治在《河南安陽遺寶》一書中已提出這種大型骨器為大象腿骨製造的可能性。²⁷ 1001 號大墓報告者只是推測這種觚形器由大型動物的腿骨製造。²⁸ 一般來說，哺乳類大腿骨在動物的筒形骨頭中是最粗的，剖面呈圓形，全體則稍有扭曲。然而，1001 號大墓骨器並沒有這種彎曲，且骨器的剖面呈三角形的特色

²⁶ 《鄴中片羽》卷二下，頁 43 之 1 殘片可能也是斗形器 No.1 或 No.2 的一部分。

²⁷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頁 66。

²⁸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 1001 號大墓》，頁 266。

與動物脛骨的形狀比較接近。以一般的二足或四足動物為例，由於脛骨需要支持動物的體重，骨頭密度比較高，組織很緻密。因此，原始社會製作骨器時，經常利用脛骨。²⁹

在日本現代家畜動物骨頭的計測值上，體型相當大，高約 1.5 公尺的牛，脛骨直徑只有 6.0 公分。相對地，1001 號大墓的最大骨容器（觚形杯 No.3）腰部的寬度達到 13.0 公分，最小的骨容器（斗形器 No.4）的寬度也達到 7.0 公分。從大小來判斷，此批骨器應是使用大象的骨頭。大象頭部的重量比較大，前肢需要支持的體重比較多，前肢橈骨的直徑比後肢脛骨粗一點。³⁰ 再者，大象的前肢剖面呈三角形，但是後肢接近於扁圓形。筆者認為 1001 號大墓的這批骨器應是以大象前肢橈骨經上下切截後作成。

在日本的兩座動物園收藏了大象的骨骼標本，以下為筆者向那些動物園詢問它們前後肢骨的形狀和尺寸結果。札幌市圓山動物公園³¹ 的大象「花子」為約六十歲的母亞洲象，死後作成骨骼標本（圖一四）。身高約 2.3 公尺，體長約 4.0 公尺。前肢橈骨前面有平坦部分，後肢脛骨後面有平坦部分。最窄部的寬度：前肢橈骨 8.5、8.0、9.0 公分，後肢脛骨 6.0、7.0、7.0 公分。前肢橈骨總長度 70.0 公分，關節間長度 60.0 公分；後肢脛骨關節間長度 50.0 公分。千葉市動物公園³² 也典藏了產於印尼的公亞洲象骨骼標本，最窄部的寬度：前肢橈骨 8.0、9.0、9.0 公分；後肢脛骨 7.5、7.0、7.0 公分。前肢橈骨總長度 64.0 公分，關節間長度 50.0 公分；後肢關節間長度 50.0 公分。（圖一五）

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象林旺³³ 的脛骨及橈骨的尺寸如下：後肢脛骨全長 70.4 公分，去除關節部分的有效部位長度為 26.3 公分。最小徑部位的寬度為 7.0、8.3、9.3 公分。前肢橈骨全長為 119.8 公分，去除關節部分的有效部位長度為 37.1 公分，最小徑部位的寬度為 9.0、12.4、13.0 公分。

與上述兩座日本動物園大象骨骼的大小相比，1001 號大墓骨器的尺寸更大，而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大象林旺骨骼則與 1001 號大墓最大骨器差不多。斗形器的尺

²⁹ 松井章編，《動物考古學の手引き》（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

³⁰ 本資料由千葉市動物公園的人員松本氏提供。

³¹ 札幌市圓山動物公園提供的數值。

³² 千葉市動物公園提供的數值。

³³ 大象林旺在中日戰爭時期擔任運輸的工作，之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到臺灣，被安置在臺北市立動物園，於二〇〇三年以八十七歲的高齡去世。

寸雖差不多，但是觚形杯、帶流注酒器等大部分骨器的大小超過了標準的大象尺寸，因此顯得更為巨大。³⁴ 1001 號大墓所使用的，應是比現代標準的亞洲象還要大的大象骨頭。³⁵

仔細觀察骨器上面的精緻雕刻，刻線相當齊整，好像雕刻在軟的泥土上一般，線條毫無猶疑地、流暢地被雕劃出來。《三才圖會》記載，骨料加工時浸在醋中，煮了之後再進行雕刻。³⁶ 一般來說，動物骨頭表面覆蓋的膠原質乾燥之後，會越來越硬，加工非常困難。雖然現在還無法復原當時正確的處理方法，但不能排除使用醋等物質處理的可能性。

從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器和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典藏的骨器來觀察，觚形杯、斗形器的內面全塗紅色，而與外側下方的中下帶下部刻線帶對稱的一段無紅色部分，似為裝置器底之處，即觚形杯、斗形器兩類的足部應為圈足。帶流注酒器內面的無色帶在器身的最下部，器底平而沒有圈足。

至於器物的成套關係，觚形杯 No.3 和 No.4 的各個紋飾帶的高度很接近，筆者認為這兩件為成套器物。如果骨器的原料是脛骨或橈骨，一隻大象能產生左右兩根脛骨，因此，製作兩個一對的相同骨器，是合理的。由於遺留的骨器殘件標本有限，我們已經不能復原正確的尺寸，但是比較花紋上的設計和各個部位的尺寸，觚形杯 No.1 和 No.2，觚形杯 No.5 和 No.6，斗形器 No.1 和 No.2 和 No.3，斗形器 No.4 和 No.5 和 No.6 也可能成套。骨器的大小與骨料的大小有關，觚形杯 No.3、No.4、No.5、No.6 皆屬巨大型，No.1、No.2、No.8 稍小一些。三件帶流注酒器，從其直徑來看，與觚形杯 No.1、No.2、No.8 等同大。所有斗形器的骨料較小，使用了與日本動物園的標本一樣尺寸的骨料。

³⁴ 以一九七三年在甘肅省合水縣發現的劍齒象（黃河象）化石的計測值為參考，股骨腰部徑為 19.7、14.4 公分，脛骨腰部徑 15.1、14.6 公分。橈骨與尺骨不癒合，但互相斜貼、彎曲。從第四紀初到現代，大象體軀逐漸變小，商代南方的大象有可能比現代的標準尺寸大象略大。黃河象研究小組，《黃河象》（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

³⁵ 在西北岡大墓中出土過鯨魚的脊椎骨。鯨魚是現在地球上最大的哺乳類，但是為了適應生態環境，其前肢演化成魚鰭狀，橈骨與尺骨變為扁平，其後肢的大腿骨和脛骨已經成為痕跡器官，只有球狀的退化骨或軟骨。所以不會為大墓出土骨器的骨料。神谷敏郎，《骨の動物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頁 117-121, 132-134。

³⁶ 筆者試著在兩種羊骨上雕刻，一種是單純乾燥的羊骨，另一種則是浸在醋酸中二星期。前者去肉以後，骨頭快速硬化，要在上面雕刻非常困難，以現代的鋼鐵雕刻刀也不能容易雕得深刻。後者表面變為半透明，質軟，很容易雕刻。使用醋酸時其質地是否改變，筆者沒有確認此現象。

從婦好墓的象牙製成套容器有帶流注酒器與觚形杯的現象觀察，很有可能是承續殷墟一期的傳統。1001 號大墓的觚形杯，採用大象左、右脛骨兩件為一組。整體來說，三件帶流注酒器，三組觚形杯（可能另外還有幾件觚形杯）與六件斗形器，形成三組骨製酒器的成套配置。³⁷

總結來說，黃白色的骨器上，加了華麗的雕刻，內面塗紅色，全體紅白鮮明。各器大小也適中，應是為了王族使用而製作的高級成套飲酒器，而斗形器應該是飲酒時的挹酒器。在當時儀禮場合使用的器物，會有金色的青銅器、塗紅色的骨器、白色的大理石與白陶，鑲嵌綠色或淺藍色的綠松石的青銅器或骨器，塗紅色和黑色的漆器與建築。在此多樣色彩環境相映之下，內塗紅色外呈黃白色的大型骨製酒器更顯對比鮮明。

1001 號大墓報告尚未辨認出帶流注酒器以及長柄斗形器，而藉由本研究的紋飾分析，則發現了幾組骨製酒器。關於紋飾的部分，帶流注酒器上飾有盤龍紋；觚形杯上飾有夔角饕餮紋、牛角饕餮紋、羊角饕餮紋；斗形器上飾有虎面饕餮紋、小龍紋、尖葉紋等。其細膩之雕刻圖案與青銅器紋飾相比，呈現出高低段差表現的主紋及地紋，整體工藝優雅精緻。本人認為骨器等直接雕刻紋飾的器物能夠使工匠發揮其自由性而較快地反映創新的設計，相反地，青銅工藝由於牽涉到複雜的工匠組織，鑄造過程中也會需要投入許多專業人員如紋飾和器形的設計師、陶範製作師、冶金師、鑄造工程師、文字雕刻師等，因此，若想在紋飾或形制上進行變化，不單只靠模仿外來器物，也需要各種專業人才技術的交流才能使青銅器工藝有創新的改革。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製容器，具備了酒器傳統的特色，使用巨大大象的骨頭製造的大型骨器，色彩紅白對比，雕刻精緻，與大型豪華青銅器相互映照，也顯現了王墓高等隨葬品的色彩品味。從這個現象看來，1001 號大墓的骨器並不是青銅器的代用品，而是相當重要的威信象徵之一。

二・殷墟大墓出土的骨飾牌

殷墟一至二期的西北岡大墓出土的飾有精美雕刻的骨器中，另有梯形骨飾

³⁷ 婦好墓的青銅爵和觚，帶有「司母戊」、「子束泉」、「亞箕」等銘文，基本上以十件為一組。鄭振香、陳志達，〈婦好墓部分成套銅器之探討〉，《考古》10 (1985)：940。

牌，1001 號大墓共有七件，³⁸ 1004 號大墓出土二件，³⁹ 出土時已經失離其原先位置，僅於葬坑的擾土中發現。形制有其特色，從紋飾觀看的方向來觀察，邊長較寬的一端應是朝上，但其功能尚未釐清。

（一）形制和大小概述

a. 殷墟出土骨飾牌的概述

1001 號大墓出土的 R004586、R004581 等各件骨飾牌上，雖然個別的形態有差異，但形狀卻呈現某些共同點：上方皆呈倒梯形（稱為上段），中央部分寬度略微收窄（中段），下段呈箭鏃尾羽形態。中央約有一公分左右寬度為素面無紋。作法是將骨頭表面粗糙部分削磨，其上段與中段之間約每五公分間隔穿一小孔共三個孔。中央無紋之處，可能為別的附件與器身相連接之處，很有可能是類似青銅器稜脊的裝飾附件。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的報告者已注意這些骨飾牌⁴⁰ 與小屯 D 區 047A 出土骨器 R018222 相似，該件是惟一一件出土在西北岡以外地區的骨飾牌。報告人將骨飾牌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近似於方形之梯形，筆者稱為「梯形部」；第二部：近於窄長方形之長梯形，稱為「頸部」；第三部：微凹邊的高梯形，稱為「體部」；第四部：梯形，左右兩邊上大半部製成斜切面，底線兩邊向內上斜，形成兩角，稱為「叉尾部」；只有 R0018222 殘有長方形的榫接部分（第五部）。本文按照報告分別在下文中指稱各部位。另外，所有骨飾牌的垂直中線部分有寬度 1 公分左右的無紋帶，稱為中央無紋帶。

R0018222（圖一六）在梯形部及體部只有紋飾，頸部及叉尾部兩邊縮入。梯形部的周沿部分無紋帶飾，好像繪畫的額緣，上面飾有牛角饕餮紋。體部以下在右半部分飾有 V 字形體的無角龍紋，但是在左半部分沒有紋飾。右半雕刻的刻線先端有稍作雕刻後便放棄的紋線，在設計上刻線也有不直的部分，也有垂直水平不全的部分。雖然右半部分的表面稍有凹面，左半部分沒有任何整形的痕跡，但表面也不平坦。這部分的側邊雕有凹槽，其上面沒有雕刻。與西北岡 1001 號大墓出土器最有差別的部分是，榫接部分具有柄部榫槽。叉部以及榫接部分留下擦

³⁸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 1001 號大墓》，頁 251-256。

³⁹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五本 1004 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頁 111。簡稱《1004 大墓報告書》。

⁴⁰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 1001 號大墓》，頁 251-253。

內田純子

痕，沒有磨光，也可插入於別的器物。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飾牌皆為殘件，殘存部分最大的一件是 R004581。其尺寸為長度 23.1 公分，寬度 8.4 公分，雙叉寬度 8.4 公分，厚度 0.55-1.0 公分。R004586 的雙叉完整，其寬度為 8.5 公分。R004578 其長度 18.1 公分，厚度 1.0 公分。而骨飾牌的尺寸只能根據這些資訊來判斷，所有骨飾牌的厚度是 1.0 公分，雙叉寬度 8.4-8.5 公分。R004579 和 R004578 的紋飾圖案相接，但其大小不同，R004579 梯形部的長度為 8.4 公分，R004578 梯形部的長度為 6.9 公分。此現象與其紋飾種類相關性將在下文討論。

b. 1001 號大墓出土的各件骨飾牌的觀察

關於各件骨飾牌的現狀，在報告書裡面已有詳細的說明，本人想補充若干意見如下：

R004581 凹線的剖面皆呈 U 字形，說明其使用圓刃刀雕刻。主紋輪廓直立，眼睛部分輪廓也直立。

R004586 梯形部已斷掉。體部無紋，上有很多細細的擦痕，而擦痕方向雜亂，沒有規律，但是左右兩個小孔周圍有橢圓形的擦痕。第四部也無紋，尖端外面有微變顏色的部分，左右對稱。其周圍留有塗朱的痕跡。

R004583 上面留有無紋梯形部的下半，下面留有牛角鬚鬚部分。

R004578 左半部分幾乎能復原，梯形部到另外三個部分各有孔。第一類孔列在中央無紋帶上面，有三個。第二類孔位在梯形部中央，直徑 3 公厘。第三類孔則在第二類孔的上方。

R004580 無紋梯形部的殘件。

R004579 在四種部分各有孔。第一類孔列在中央無紋帶上面，與其他骨飾牌一樣，本件留有兩個。第二類孔是在梯形部無紋帶中央，直徑 3 公厘。第三類孔是在第二類孔旁邊，為直徑 1 公厘的小孔，不貫通到背面。第四類孔在第二、第三類孔中間的上方，表裡貫通，其表面直徑只有 1 公厘，背面直徑有 3 公厘，與其他孔不同，從背面插入細釘而使用。

R004582 無紋梯形部的殘件。

(二) 各件裝飾與復原

1001 號大墓出土的骨飾牌紋飾設計上分為梯形部全面飾類（a 類）、梯形部

沿邊飾類（b 類）、叉形尾部無紋式（c 類）等三種。因為 b、c 類的無紋部分以及所有骨飾牌的中央無紋帶部分有釘孔，而且其表面粗糙，留有擦痕，筆者認為此部分原來帶有附件。在 1001 號大墓葬坑擾土中還出土了骨製小型附件，《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 189-190 稱為「骨脊背嵌片」或獸面形骨器以及獸角和獸耳形附件，值得關注。

關於 1001 號大墓葬坑擾土中出土的「骨脊背嵌片」，至今沒有其用途以及復原的相關研究。《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將其形制分為三類。I 類「骨脊背」的形制彎曲，筆者認為與骨飾牌沒有關係。不過，形制呈直而比較小型的 II 類及 III 類應是骨飾牌的附件，下文試著分析此類骨器。

此類附件一共有八件，皆為碎片，呈長方體，分為上下兩部，上半有 I 字形或 T 字形的切割，其形態接近於青銅器等器物上面的稜脊。筆者認為這批附件是與骨飾牌接合，能夠復原為更立體性的骨飾牌。以下分析其裝飾風格並復原當時的樣貌。

(1) 骨飾牌 a 類

梯形部位佈滿雕刻紋飾。R004581 的梯形部飾有牛角和羊角並俱的饕餮紋，周緣有綠松石鑲嵌，設計十分精緻。頸部以下，上下段都雕刻有細緻的牛角和羊角並俱的饕餮紋和龍紋。具有牛角和羊角兩種的饕餮造型在二里頭文化的鑲嵌獸面紋牌飾中已出現，在商代早期青銅器的饕餮紋上常能看到。筆者認為饕餮紋的最早概念是具有兩種角的獸面，小屯以及 1001 號大墓的 R004581 骨飾牌便接受此傳統而成。⁴¹ 主紋上面也雕刻精緻的平行紋和渦紋（雷紋），紋飾的設計也適合於外廓曲線形成的畫面，形成生動的感覺。

⁴¹ 陳仲玉先生分析 1001 號大墓出土骨柶上的龍紋，認為饕餮紋是兩只龍紋對面合體而成的圖案，以 R004581 饕餮紋的外側角為龍的倒置身體（陳仲玉，〈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3〔1969〕：455-496）。實際上 R004581 骨飾牌上饕餮紋的形狀與骨柶等殷墟一期倒立龍紋的形狀比較接近。一方面，在青銅器上面確有兩種角兼具的饕餮紋，例如蘇黎世博物館典藏的觚形尊，日本泉屋博古館典藏的虎食人卣等。R004581 饕餮紋的形狀亦與泉屋博古館典藏的虎食人卣背面的兩種角兼具的饕餮紋相似。筆者認為這件骨飾牌上的饕餮紋是二里岡上層（早商時期晚段）的兩種角兼具的饕餮紋的派生物，和泉屋博古館典藏的虎食人卣背面饕餮紋的中間型式。筆者已針對骨器的紋飾撰寫另一篇文章（〈殷墟第一期の新出紋様〉，《技術と交流の考古学—岡内三真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同成社，2013〕，頁 411-421）。

發掘報告分類的「骨脊背嵌片」III 型上半有直縫與倒 T 形縫，佈滿雷紋。其中 R004669 和 R004668 的紋飾及尺寸、形制都接近，可歸屬為同類。R004669 一端留著原來的端部，近於端部的下面有釘孔。R004668 也有釘孔。報告裡分為同一型式的 R004667 是帶有不同風格紋飾的另一類稜脊嵌片。

接合稜脊的結果，能復原為帶有稜脊而紋飾雕刻精緻的骨飾牌（圖一七）。

(2) 骨飾牌 b 類

只有梯形部位之沿邊有雕刻紋飾。R004578、R004579 等幾件的梯形部只有外周的雷紋，中央部分無紋。報告者認為在此部分另外有鑲嵌或塗畫。仔細地觀察，能看到無紋部分留有橫向的擦痕。

在無紋帶的左右部分下部有釘洞，上部有小孔。下孔的尺寸與其他骨飾牌上的釘孔相同，可能是將附件固定在骨飾牌上的釘孔。上孔不僅直徑較小而且較淺。此批釘洞原來又是如何使用的？

在 1001 號大墓填土中另出土不明用途的骨製或象牙製小型附件。其中獸面形骨器以及獸角和獸耳形附件值得留意。R005031（圖一八之 2）獸面形骨器只有顏面，眼睛部分有孔。顏面上部有彎曲的切割，獸角可接附於此處。背面中央有可以釘裝上另外器物的小孔。象牙製 R005021（圖一八之 1）是獸的左耳附件，以鏡像翻轉推測右耳的形狀，孔的位置、大小、背部的曲面都與 R005031 上面符合。各種骨器應有左右兩件，R005021 是 R005031 的附件。雖無獸角，但其帶有 C 字形大形耳朵（象耳）之饕餮紋，而筆者認為 R005031 象徵大象的顏面。

再者，R005031 的眼睛只有比較大的孔，其位置與 R004578、R004579 等左右小孔幾乎符合，比較 R005031 的寬度，此批骨飾牌梯形部稍小，不會是完全接合的附件。若有比 R004578 更寬的骨飾牌，則便會符合（圖一八之 6）。所以筆者認為 R005031 是以 R004578、R004579 等 b 類骨飾牌為本體的獸面形附件。若另有眼睛形的附件，而使用較長的釘，便能串接到下面的骨飾牌本體。

R004579（圖一八之 5）的頸部以下飾有牛角饕餮紋，R004578 的頸部以下則飾有羊角饕餮紋。骨飾牌的大小不同，R004579 稍大於 R004578，這現象也與被表現的動物的大小不同的事實符合。因此筆者推斷在 R004579 梯形部安裝牛角獸面、在 R004578 梯形部安裝羊角獸面。筆者認為 1001 號大墓中原來有與這幾件 b 類骨飾牌符合的獸面附件，其上安裝 R005012（圖一八之 3）、R005013（圖一八

之4)等小型角形附件(圖一八之7)。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059 骨製獸面也會是骨飾牌上安裝的獸面附件。⁴²

(3) 骨飾牌 c 類

叉形尾部位全無紋飾。R004586 的梯形部和頸部已失，器體下方無紋的部分穿孔。叉形尾部紋飾應是與體部下方的獸腳足對應，下方叉尾的無紋部分上有擦痕和釘孔，可能是用以接裝其他的附件。

體部中央無紋帶兩側雕飾的兩隻小動物有細長的頭部，背部鱗紋為兩條排列。頭部左右有前腳，後腿在胴部後方，未見尾巴，形態類似蜥蜴或鱷魚。在中央無紋帶左右表示的兩腳，可能是在本骨器中央部雕飾的獸紋後肢，那個形態是和兩隻小獸類相同，筆者推測全體的大型獸類紋也屬同類。與這件骨飾牌一起出土的稜脊形骨製品(報告分類為 II 型) R004670、R004671、R004672、R004673、R004674 都有相同紋飾，下半如上窄下寬之梯形，側面有一列或二列的鱗形紋飾。上半寬度比下半小一點，無紋。R004673 及 R004672 下部有釘孔。

因為留有兩個後肢，R004586(圖一九之3)前面原來應有獸的頭部。從該坑出土帶獸面的 R005029(圖一九之2)，在獸面下方帶有齒牙。於前額的背面穿孔，推測這件帶獸面骨飾牌是被釘在另外器物上。兩眼、鼻和前額上飾有菱形紋，但是一般相當於獸角的部分彎曲切除，暗示在這個部分另外裝有角形的附件。如果此獸面比定為鱷魚或蜥蜴，則牛角、羊角、或几字形角不適合為其附帶的角，與 R005009 和 R005010 等類似的龍角才適當。另一方面，在 R004586 骨器叉尾部上，穿有大孔，其左右也各有小孔，孔的周圍有如創傷的痕跡。R005029 背面的孔同樣位在這個部分，正好與角基部的曲線與創傷一致。而且，R004586 上面的曲面與 R005029 下面的曲線相合。

再者，R004674(圖一九之1)頂端部的寬度與 R005029 上端的寬度一致，被設立在 R005029 下面的段和孔都適合於 R004586 體部和叉尾部之間的段差與在前腳之間的孔。R004586 上端與 R005029 的下部接續。從以上的事實，筆者復原 R004586 本來的樣子為圖一九之4、5，其以叉形尾部位作為帶有瓶形角的龍頭與

⁴² HPKM1001 出土的 R005027 飾有方形的眼睛，這種眼睛常見於殷墟二期以前青銅器羊角饕餮紋上。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059 獸面板飾有臣形的眼睛，是牛角饕餮紋上常見的表現手法。所以兩個單位的各件骨器殘件可能分別屬於以羊角與牛角兩種的骨製裝飾牌的附件。

前肢，呈現出帶有稜脊並雕刻後肢及小鱷魚之外觀。

自古關於龍的起源問題，許多學者提出了各種學說。其中，以水生動物為龍的原形的說法比較普遍。⁴³ 商代龍紋的具體表現有可以確認蛇為母題者。另外，鱷魚也被認為是龍紋的主要母題之一。因為帶有一列或二列的鱗形紋飾的身體，和比較圓形的臉面輪廓的形制，與揚子鱷的特徵完全一致（圖二〇），而且後面的兩隻小型四足獸的形制也接近於鱷魚。總而言之，筆者認為 c 類骨飾牌上的帶有龍角的神獸很可能是以鱷魚為母題的龍。

參考時代接近的婦好墓出土盤內底的正面形龍紋，其龍角下面還表現出耳朵，因此本文在圖一九之 5 上增補耳朵和前腳。

作為附件的獸面板還有 R005030。本件磨損嚴重，但是殘留部的形狀和 R005029 大致相同。飾有和 R004674 一樣的鱗紋的其他幾件稜脊也同時出土。因此，雖然目前 c 類骨飾牌只有一件，筆者推測大墓應該原有以鱷魚為主題的骨飾牌。

（三）製造方法

從此類器物所呈現的寬度和彎曲度來看，與骨製容器同樣，應也是使用非常大型的動物骨頭製作，很有可能是大象的骨頭。

小屯出土 R018222 骨飾牌上留有很多製作時的痕跡，提供推測製作方法的證據。花紋的地紋部分刻有渦紋，但是其刻線互相不平行，好像是工匠不熟練的習作線條。背面上有縱向擦痕，為掏出骨髓的痕跡。骨飾牌上沒有塗朱砂。根據製作痕觀察，骨料的形狀原來中央軸上稜線，右側微呈凹面。首先裁切外廓，刻出頸部、叉尾部、樺部，向右下方粗刨全體，將表面修整為平面。在完成外廓形制後，進行紋飾雕刻。頸部以下的雕刻不完全，體部左半部原來沒有雕刻花紋。體部花紋的設計也不好，蕉葉紋的輪廓線稍微歪斜。R018222 應為半成品，出土於小屯宮殿區，因此筆者推測在當地可能有該期王陵出土骨器的作坊。

⁴³ 關於商周兩代龍紋的形制、起源問題等，陳仲玉、林巳奈夫、小南一郎等學者已進行過詳細分析：陳仲玉，〈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林巳奈夫，《龍の話—圖像から解く謎》（東京：中公新書 1118，1993），頁 73-141；小南一郎，〈天帝の貴畜—龍の體能をめぐる—〉，《泉屋博古館紀要》26 (2010)：1-24。

（四）骨飾牌的用途

（1）從形制推測骨飾牌用途

此類骨器非常精緻，裝飾有繁複的饕餮紋，⁴⁴ 至今尚未在商王墓以外的系絡出土，筆者認為此類器物應是商王使用的重要器類。

骨飾牌上面都裝著稜脊，樣貌莊嚴，顯示俯視面為此類器最重要的被觀看面。

骨飾牌側邊刻有平行紋。此類花紋在大理石俎、磬等平坦器物的側面上常見，為裝飾側面之用。骨飾牌側面飾有平行紋的事實顯示，側面部位也是重要的被觀看面。

發掘報告論及骨飾牌的背面塗有朱砂，不過大部分骨飾牌上沒有塗朱的痕跡。表面上留有朱砂的部分為所貼附件（包含稜脊）的部分周圍、稜脊下面等，說明是否塗朱與附件部分有關。R004579 背面全體塗朱是其特例。背面原本是不會供人觀看的部位，因此，製作骨飾牌的工匠對於背面的裝飾，較少著力。

從大墓出土的多數骨器來看，原來應沒有柄部（榫）的設計，R018222 叉尾部下面帶有柄部（榫），應是惟一的例外。

梅原末治注意到另一件私人收藏品。⁴⁵ 根據梅原提供的繪圖來看，這件骨器的背面無紋，中央部只有如脊的一條突起，與大墓出土品不同。其裝飾配置顯示製作者沒有意圖讓觀看者看到此器的背面。

骨飾牌有非常精緻的裝飾，且講究某種程度的立體性，筆者認為此類器物是置於水平位置使用，所以唯有上面和側面會被眾人看到。雖然無法復原其具體用法，可推測是重視裝飾性質的器物。

（2）骨飾牌表面紋飾的意涵

1001 號大墓出土物中，鱷魚形骨飾牌至少有兩件，其他帶牛角饕餮紋的骨飾牌至少也有兩件，因此，推測各類骨飾牌都是兩件為一組，總共至少會有十件。

林巳奈夫曾經在他的饕餮紋研究當中，討論饕餮紋的特色。他提到了饕餮紋最重要的指標，是在饕餮鼻子上或者前額上帶有逆梯形裝飾（篋形飾），稱為

⁴⁴ 因為在商代青銅器上，饕餮紋配置在最寬的紋飾帶上，應是最高規格的紋飾。

⁴⁵ 梅原末治，《殷墟》，頁 86，第三八圖（右）。他認為這種器類是骨筭上面的裝飾。

「蕤」。⁴⁶ 他指出，犧首之類不會帶有這種裝飾，饗饗紋有象徵帝「德」之意涵。他上溯其始源到河姆渡文化時期太陽神的雙鳥紋，討論其經過山東龍山文化，流傳到商代，形成饗饗紋的一部分。此類骨飾牌上部的梯形部形制與林已奈夫提到的「蕤」的形制一致。

骨飾牌上有幾種饗饗紋和鱷魚紋飾。饗饗紋中有牛角和羊角並具的饗饗紋、牛角饗饗紋、羊角饗饗紋和虎（或大象）面饗饗紋。a 類骨飾牌上面留有牛角、羊角兩種並具之傳統饗饗紋。b 類骨飾牌上面飾有牛角饗饗紋、羊角饗饗紋之外，還有貌似大象或虎形的饗饗紋。留下的碎片中雖然沒有几字形角饗饗紋，但是另外有帶几字形角的小型附件，故應有几字形饗饗紋骨飾牌。這幾件異種饗饗正面紋皆雕飾在梯形部上面。此事實也證明梯形部的重要性。

骨飾牌叉尾部有 V 字形分歧的形狀。帶有此類形狀的器物限於玉魚等魚形器物，而且骨飾牌兩邊的段，其形狀接近於魚鰭。牛角和羊角並具的饗饗紋、牛角饗饗紋、羊角饗饗紋和虎（或大象）面饗饗紋等，主要紋飾為饗饗紋的類型都有「魚鰭」。和鱷魚形骨飾牌特有其兩隻腳對照，飾有饗饗紋的骨飾牌各有魚鰭和魚尾形叉部，其造型和「天」字甲骨文的形制接近。⁴⁷

形為揚子鱷的 R004586 骨飾牌兩側並沒有魚鰭。其製作者應是分別視其上的紋飾而決定全體的設計，並未製作成「天」字的造型。

總之，骨飾牌以當時主流的各種饗饗紋或龍紋為主題，是施行細緻雕刻的重要器物之一，可說是水平擺放供人觀看的特殊象徵性器類。

三・結語

在殷墟王陵中，除了精緻的青銅器以外，還出現過許多玉器、大理石雕刻等器物，象牙器和骨器上也刻著各種細緻的紋飾，皆是 1001 號大墓出土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王陵所出器的雕刻，展現商代的雕刻藝術與青銅器如何共同裝飾著宮殿宗廟的環境，其紋飾反映出當時的觀念，而題材和結構與青銅器的紋飾必定有著密切的關係。

梅原末治很早指出：在了解商代文化上，西北岡大墓雕花骨器具有重要的位

⁴⁶ 林已奈夫，《神と獸の紋様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提到「蕤」和太陽柱的密切關係，「蕤」是太陽神降臨的部位。

⁴⁷ 目前還沒有出現過相關的文物，因此，沒有關於「天」的原義的定說。

置。一九三六年發掘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了清理工作，在西北岡大墓報告書裡發表詳細的內容。陳仲玉先生曾經在〈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一文中關注龍的淵源問題，可是骨器上饗饗紋等花紋幾乎沒有引起學者們的注意。筆者認為王墓中埋藏的骨器、玉器、大理石器物等飾有精緻裝飾的特殊性器物，都應是象徵商王權威的器物，結合了當時社會上各種變革中傳入的紋飾。

筆者認為從青銅器紋飾發展的階段來看，中商時期至殷墟一期的階段是一個變革期，其題材豐富，但是二期以後相對缺乏新意。上述在一期偏晚的 1001 號大墓出土的三種骨製容器、骨飾牌，以及骨柶的研究中，能在其上觀察到很多種類的饗饗紋和獸紋，與二期以後的青銅器相當有關係。由於青銅器在製造上需要更複雜的工序，已能雕刻在骨器上的先進紋飾，較晚才能出現在青銅器的成品上。殷墟二期偏早的婦好墓青銅器上已經有了新紋飾的表現。筆者推測，尤其是在殷墟二期以後青銅器生產大量化，各種器類上的裝飾比較固定。

本文中提及之容器與牌飾兩類器物可能皆為象骨製造。象骨或其他大型哺乳動物的骨骼尺寸巨大，棲息地域限於南方，獵得以及運搬的困難度較高。1001 號大墓骨器的骨料特別巨大，可能是一種比起青銅器更為珍貴的材料，且製作上也需特殊的技術，其成品也因此成為十分高級的威信象徵。器上雕刻當時最嶄新的圖案，是工匠發揮其工藝技術才能完成，在其他年代較晚大墓中卻逐漸消失，即表示其後商王朝沒有繼續製造象骨容器的能力。筆者認為，上述大量的大型骨器，是惟有在殷墟一期的王權隆盛時期，才能製造出的特殊器物。

（本文於民國一〇〇年二月九日收稿；一〇一年十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後記

此篇文章之前半是以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講論會上發表的文章為底稿。發表之後經過了很久時間，其間承蒙本所同仁陳光祖先生、陳仲玉先生、林玉雲女士、國立歷史博物館江桂珍女士、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沈辰先生、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竹浪遠先生、日本千葉市動物公園松本先生、札幌市圓山動物公園向井猛先生、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菊池大樹先生惠賜寶貴意見或提供資料，非常感謝。並感謝吳瑞真女士、陳盈秀女士、許幼剛先生、謝依伶女士大力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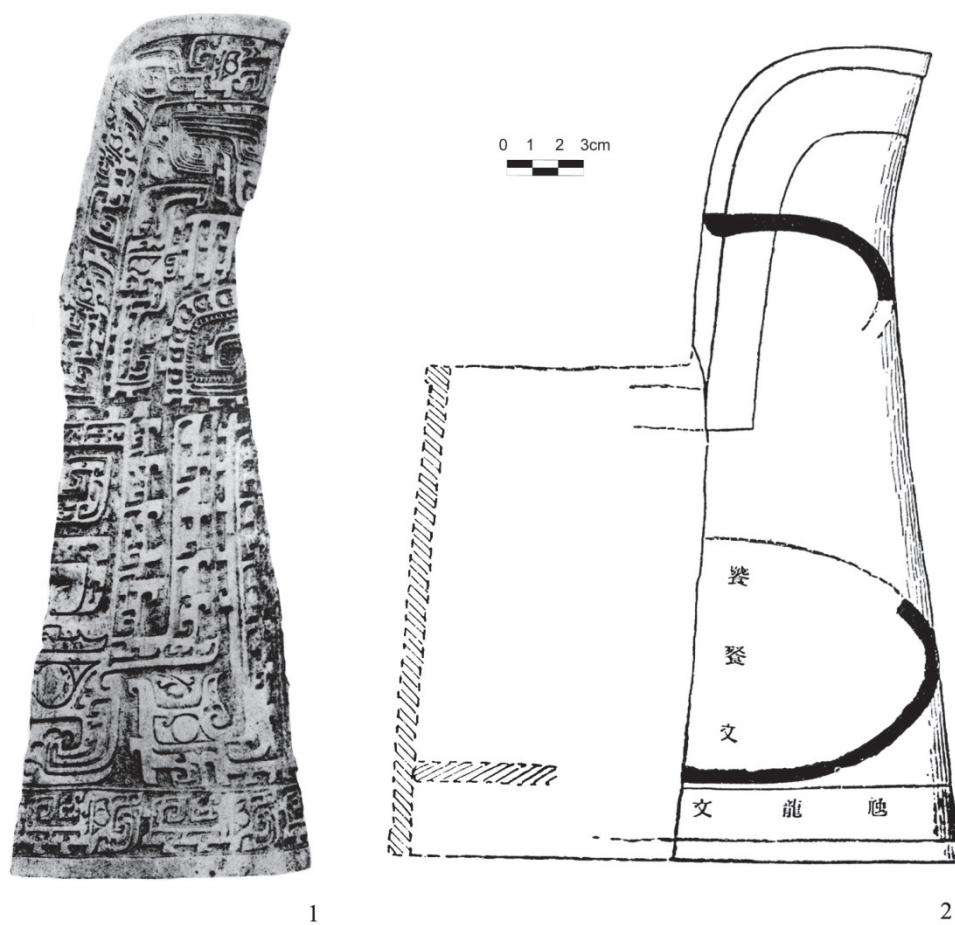
表一：西北岡 1001 號大墓出土骨製容器

器類	編號	報告書 No.	典藏編碼	紋飾種類	殘高(最大片)	厚度	推測通高	推測徑(長)	推測徑(短)
帶流注酒器	1	鞍尾形骨器 1	R004530	盤龍紋	19.13	1.48		12.7	10
帶流注酒器	2	鞍尾形骨器 2	R004531	盤龍紋	26.78	1.24	28.6		
帶流注酒器	3	鞍尾形骨器 3	R004532 + 黑川 062 + ROM960.236.24	盤龍紋	19.56	1.22			
觚形杯	1	觚形器 1	R018297	几字形角 V 字體	28.2	0.8	28.5		
觚形杯	2	觚形器 2	R004135-1 + R004134 + R004135b	几字形角 V 字體	27.8	0.6	27.8	13.4	12.1
觚形杯	3	觚形器 3	R004137-1 + ROM960.236.19B + R004137-4 + R004137-3	牛角 V 字體	43	1.3	43	14.3	13.7
觚形杯	4	觚形器 3	R004137-2 + ROM960.236.22 + ROM960.236.19A	牛角 V 字體	30.2	0.9	43	14.3	13.7
觚形杯	5	觚形器 4	R004141 + ROM933.12.26 + R046834 + R046835 + R046837 + R046836 + R046725	牛角 V 字體	28	0.9			
觚形杯	6	觚形器 5	R046729	牛角 V 字體	15.11	1.24			
觚形杯	7	觚形器 18	R004140 + ROM960.236.107	不明	16.23	1.02			
觚形杯	8	觚形器 3	Seattle + 黑川 051-3 + 黑川 051-2 + 黑川 051-1 + 黑川 051-4 + ROM960.234.108	牛角 V 字體	15.7	0.9		11.5	9.2
觚形杯	9	觚形器 6	R005002 + ROM960.236.20 + R005003 + 黑川 052	羊角顏面	16.05	1.2	28.4	11.3	9.5
觚形杯	10?	觚形器 15、16	R004132 + ROM961.236.25 + ROM960.236.37 + R046726 + ROM960.236.23 + R046727	不明	7.1	0.85			
斗形器	1	觚形器 7	R005004 + ROM960.236.311 + ROM960.236.34A	虎形鬚鬚	11.6	0.8	11.6	8.7	7.5
斗形器	2	觚形器 7	R005001 + 黑川 053 + R005005	虎形鬚鬚	11.7	0.94	11.6	8.8	7.5
斗形器	3	觚形器 7	R005006	虎形鬚鬚				9.1	7.6
斗形器	4	觚形器 8	R004136	小羊角鬚鬚 + 尖葉紋	11.3	1		9	7.4
斗形器	5	觚形器 11	R046841 + ROM960.236.178 A,B	小羊角鬚鬚 + 尖葉紋	12.37	0.81			
斗形器	6	觚形器 11	R046839 + R046840	小羊角鬚鬚 + 尖葉紋	6.3	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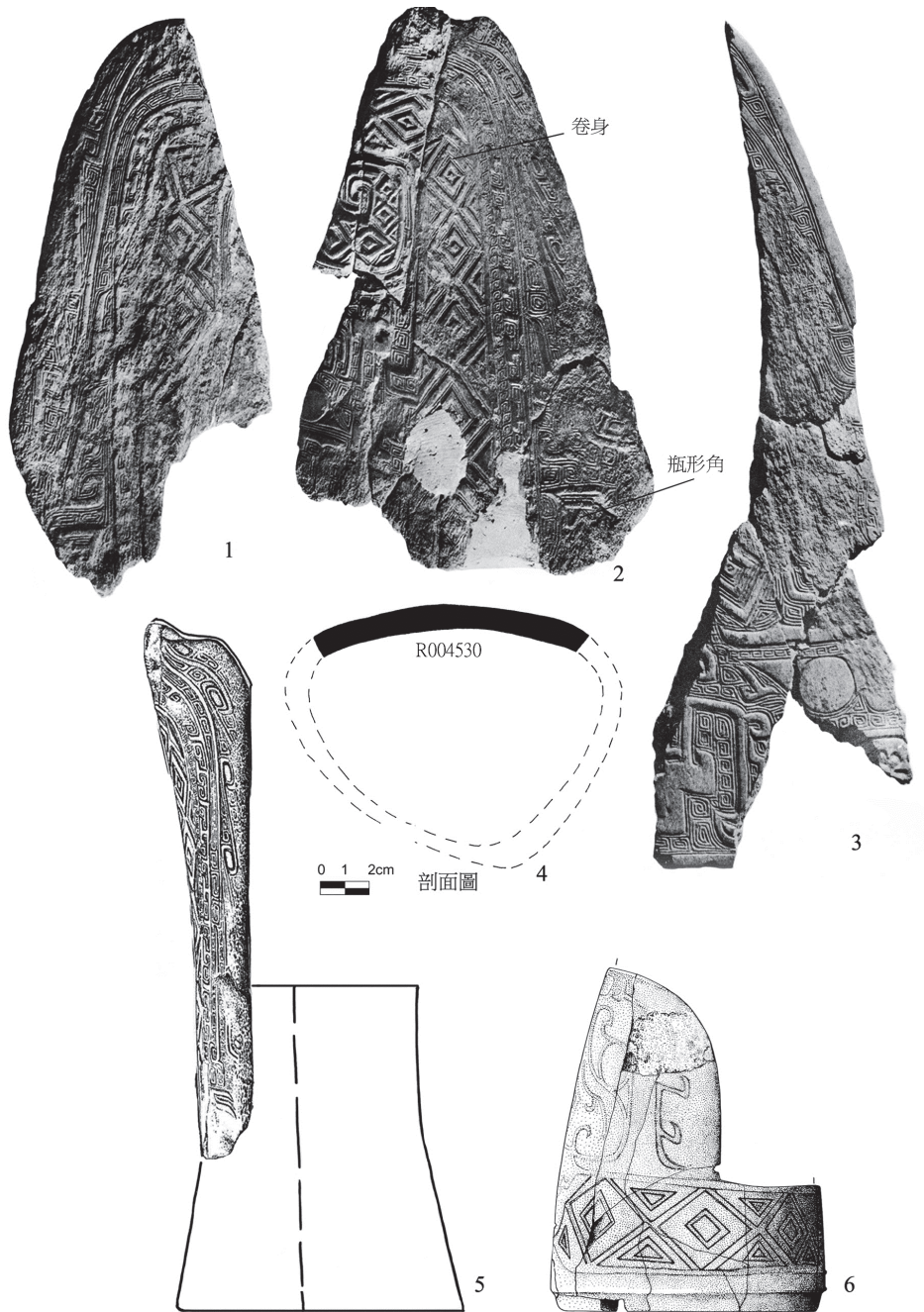


圖一：婦好墓出土象牙製帶流注酒器、觚形杯

(1：《殷墟婦好墓》彩版四零；2：《中國王朝の誕生展圖録》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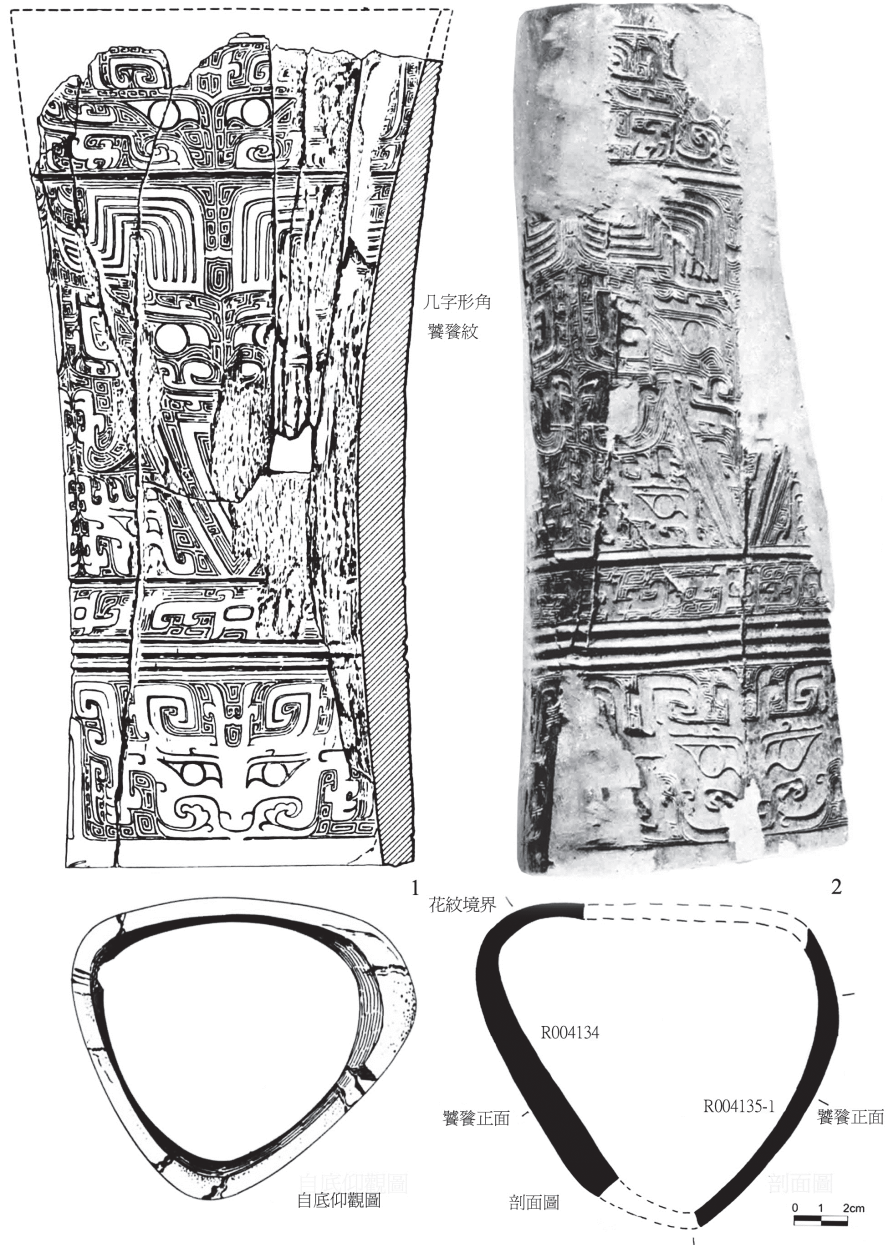
圖二：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帶流注酒器、梅原末治的復原圖
(1：《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七四-3；2：《殷墟》第三二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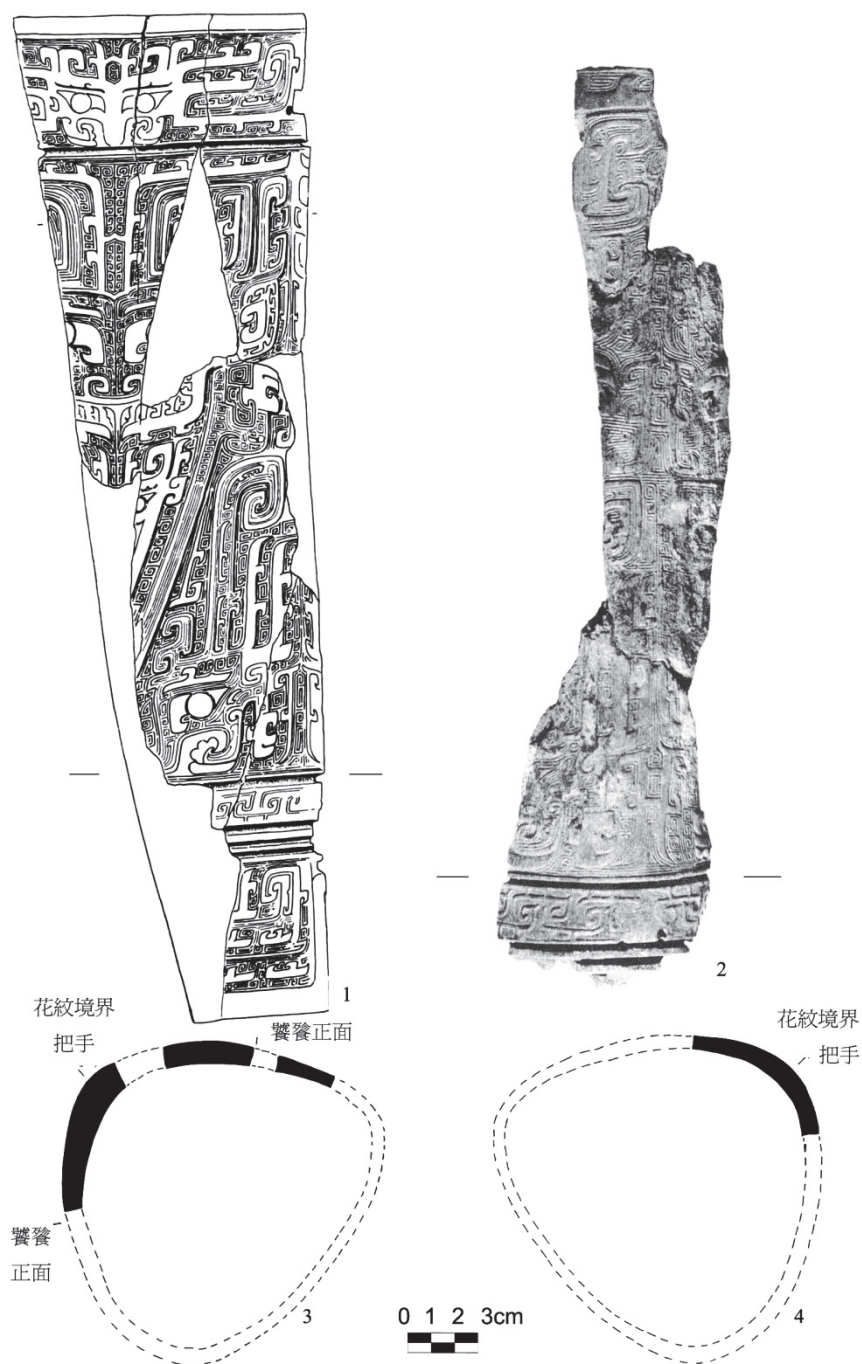
圖三：帶流注酒器三件和其復原圖，以及小屯出土石質流形器
(1:R004530, 2:R004531, 3:R004532, 5:R004531, 6:R000488)
(1, 2, 3：《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壹玖肆-1,3,2；
5, 6：《小屯丙區墓葬報告書》圖版柒叁-5)



圖四：帶流注酒器圖案的復原（筆者繪製）



圖五：觚形杯 No.1 (1:R018297)、No.2 (2:R004135-1)
(1:《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陸-2; 2: 圖版貳零叁-1)



圖六：觚形杯 No.3 (1:R004137-1,4,3)、No.4 (2:R004137-2)
(1:《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陸-1; 2:圖版貳零貳-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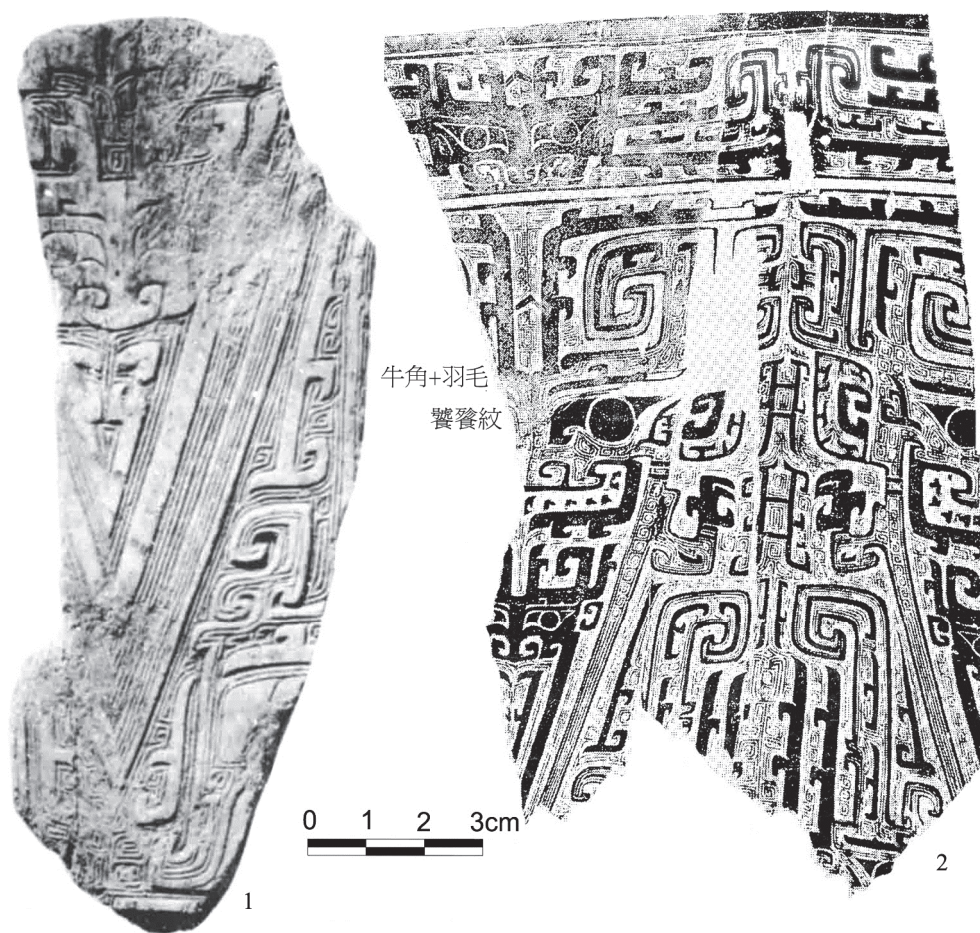


圖七：觚形杯 No.5 (1,2,3)、No.6 (4)

(1:ROM 933.12.26, 2:R004141, 3:R046834, 4:R046729)

(1: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l.LXXIV ;

2, 3: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肆-1,5 ; 4: 圖版貳零叁-5)



圖八：觚形杯 No.7 (1)、No.8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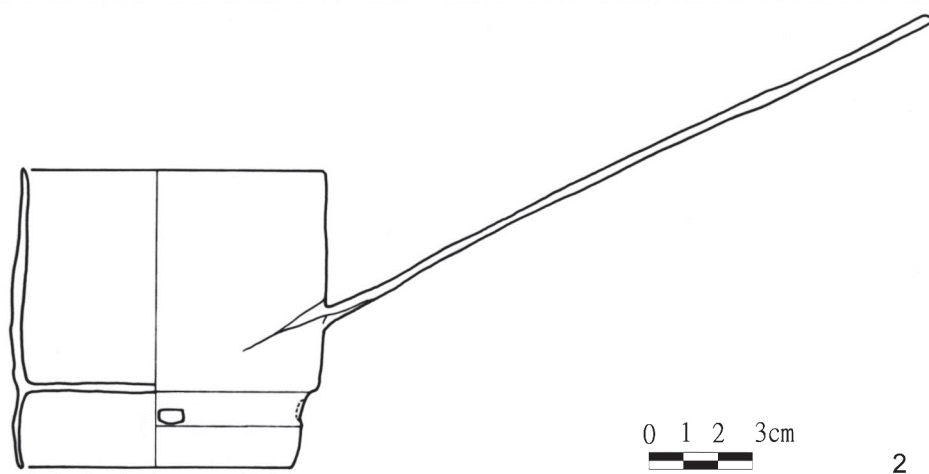
(1:R004140, 2:Seattle 美術館藏品, 黑川 051-3,2,1,4)

(1:《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叁-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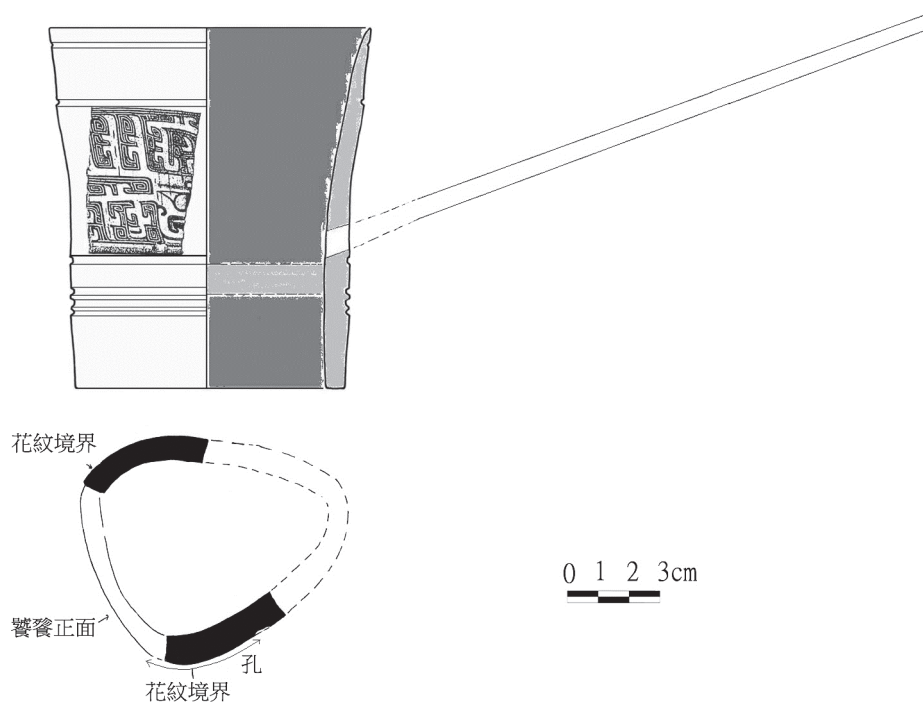
2:《河南安陽遺寶》第三十八圖)



圖九：觚形杯 No.9 (1:R005003, 2:黑川 052, 3:R005002)
(1, 3:《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叁-8,9;
2:《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七五-4)



圖一〇：千石氏藏青銅斗（1：筆者攝影；2：筆者繪製）



圖一一：骨製斗形器 (R004136) 復原圖（筆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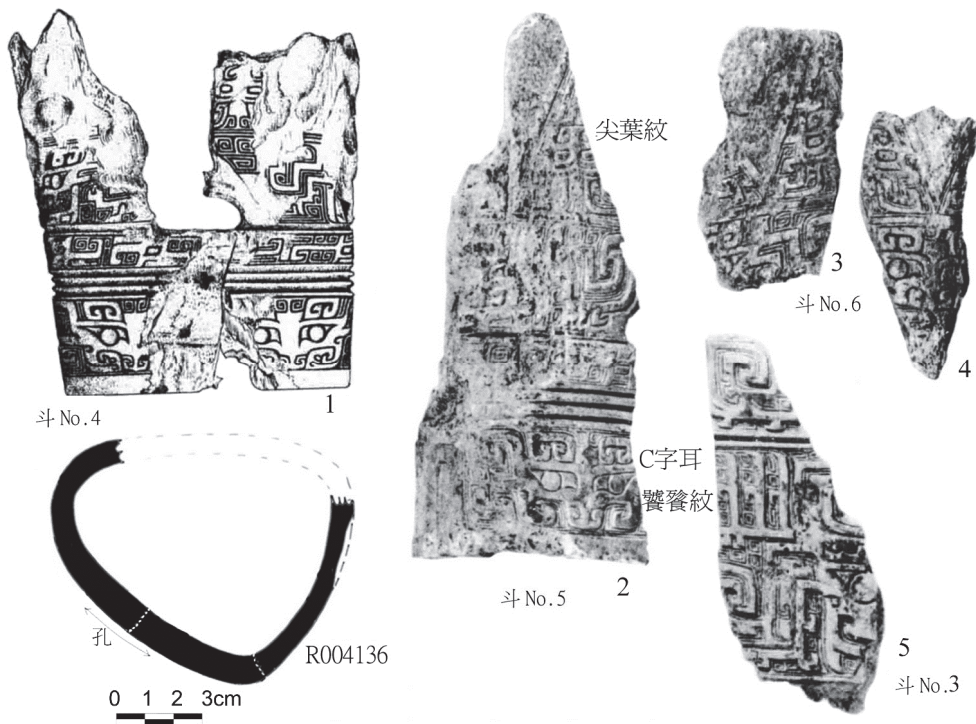


圖一二：斗形器 No.1 (1)、No.2 (2,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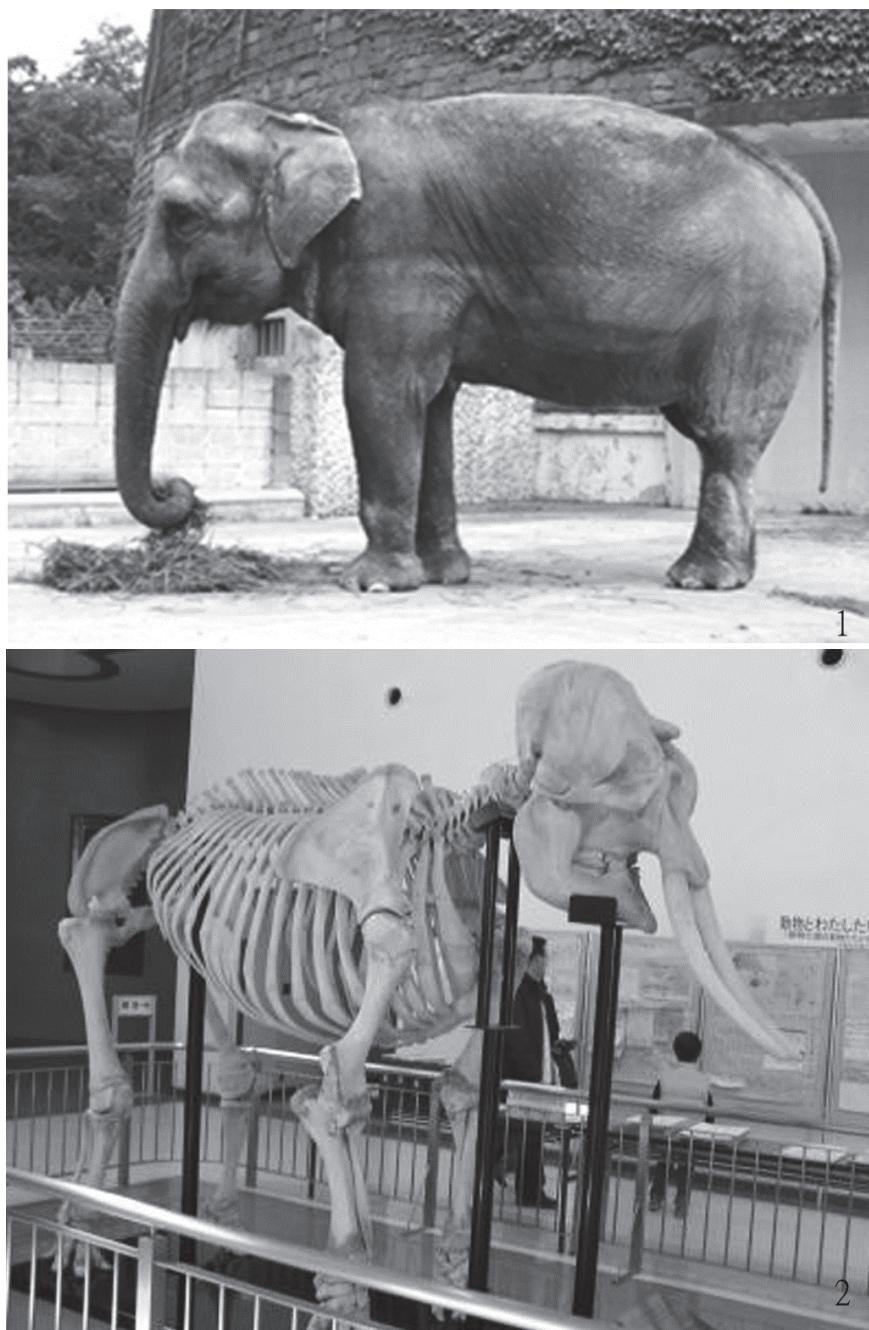
(1:R005004, 3:R005001, 2,4:黑川 053, 5:R005005)

(1, 3, 5:《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伍-10,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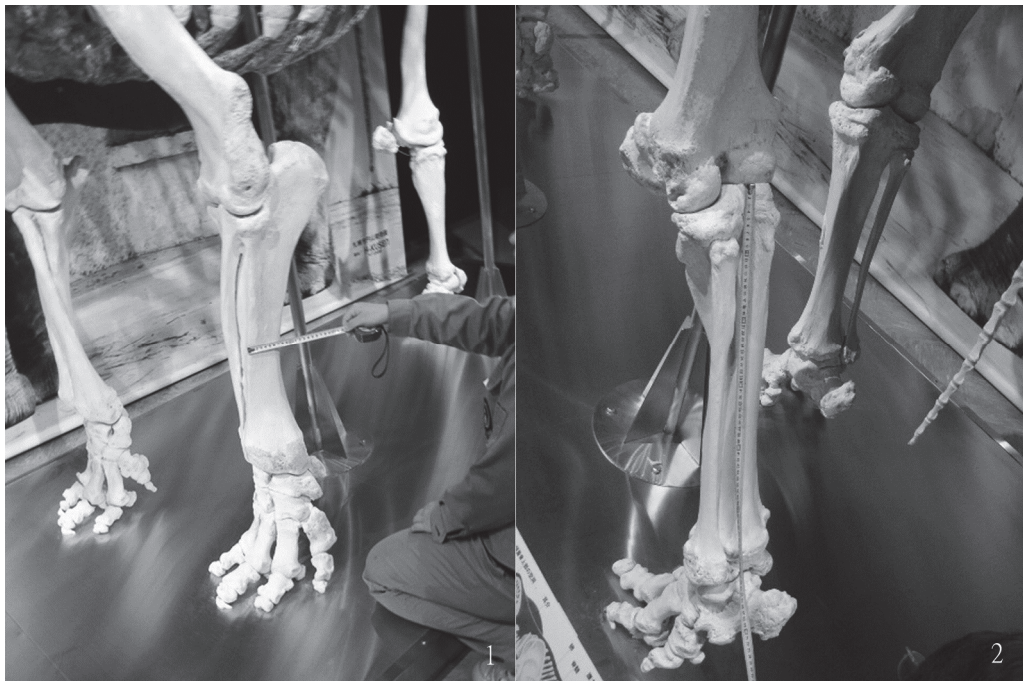
2, 4:《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七六-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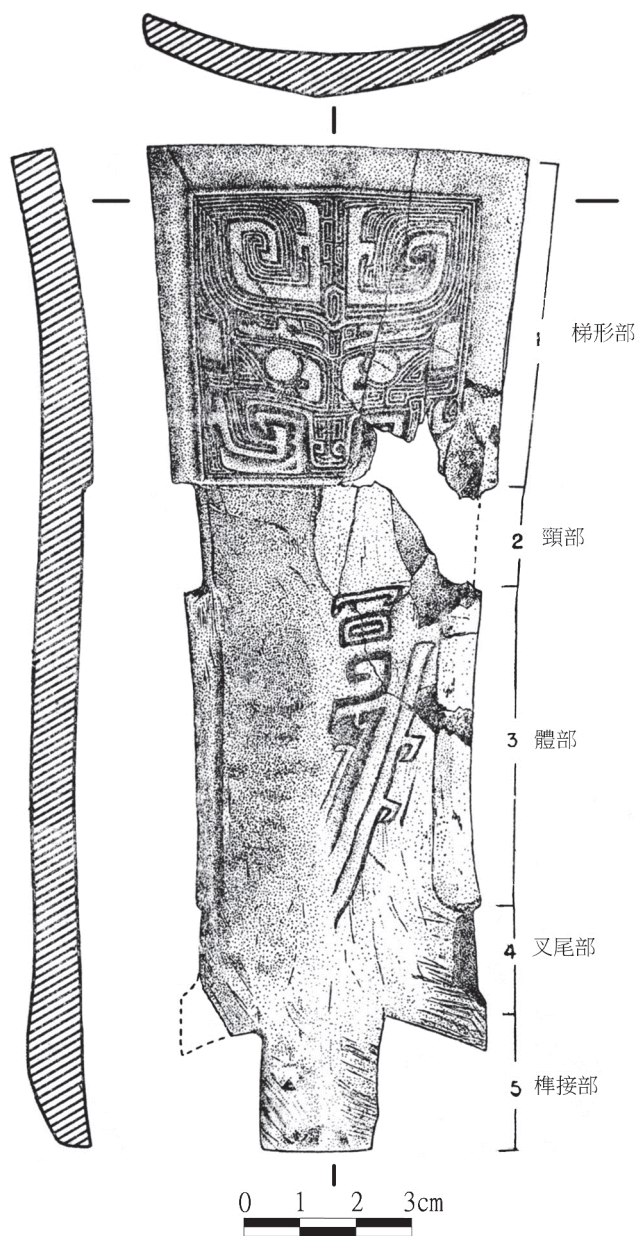
圖一三：斗形器 No.3、No.4、No.5、No.6
(1:R004136, 2:R046841, 3:R046840, 4:R046839, 5:R005006)
(1：《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貳零陸-4；
2, 3, 4：圖版貳零肆-9,7,8；5：圖版貳零伍-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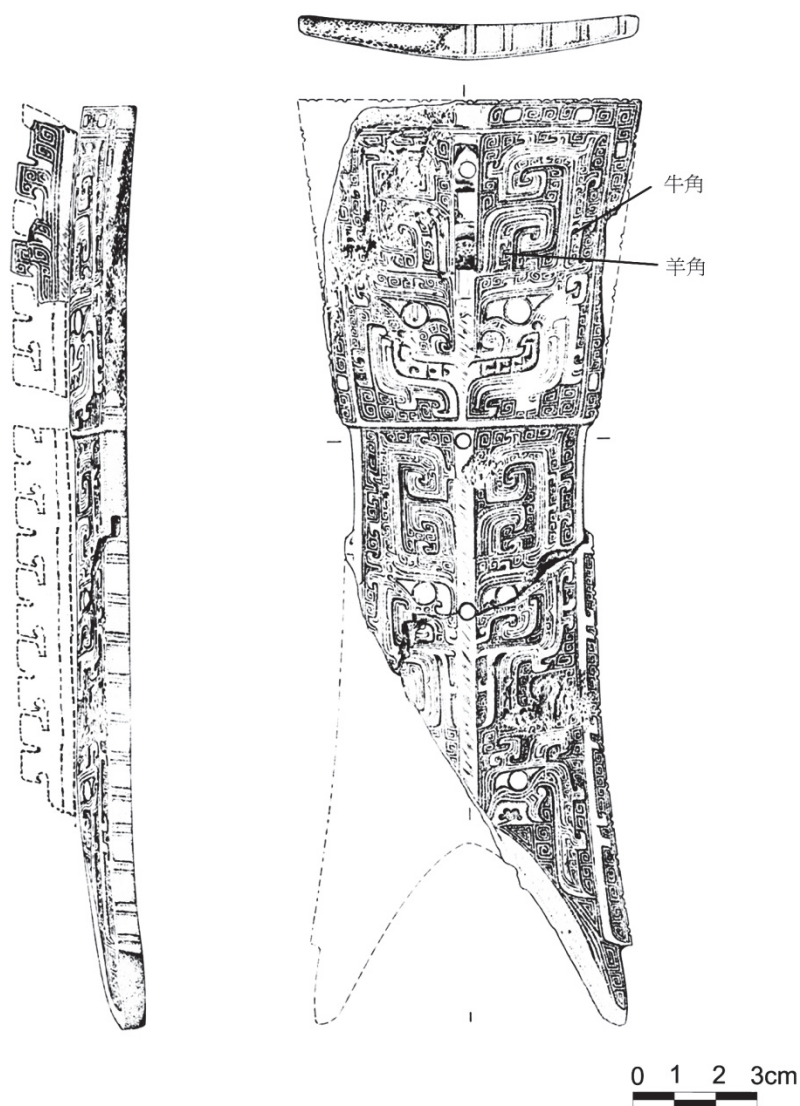
圖一四：亞洲象（圓山動物公園的花子）和其骨骼標本
（千葉市動物公園提供）



圖一五：大象前肢和後肢
(千葉市動物公園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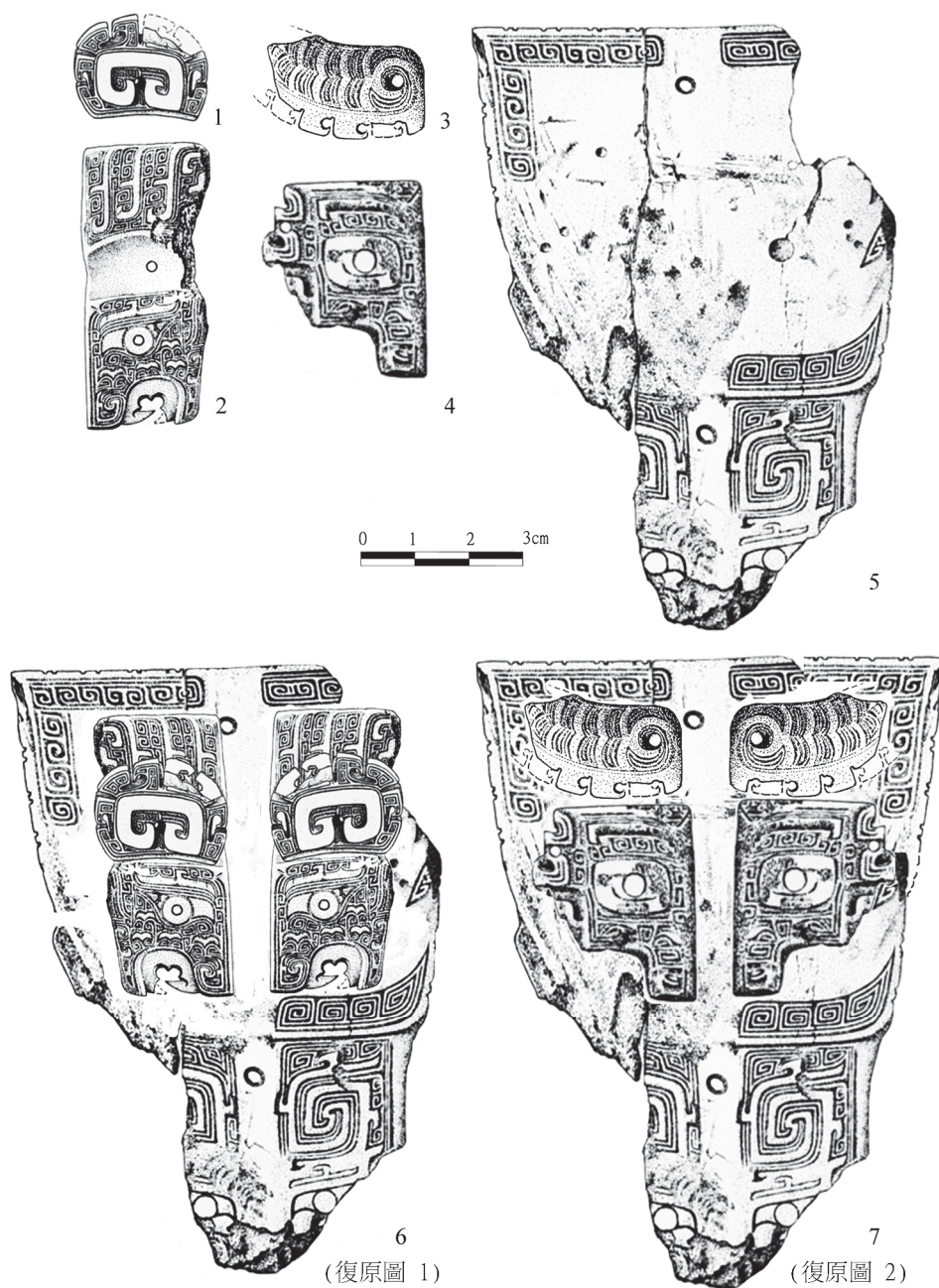
圖一六：小屯出土骨製裝飾牌 R0018222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插圖七十八)



圖一七：HPKM1001 號大墓出土骨製裝飾牌 a 類的復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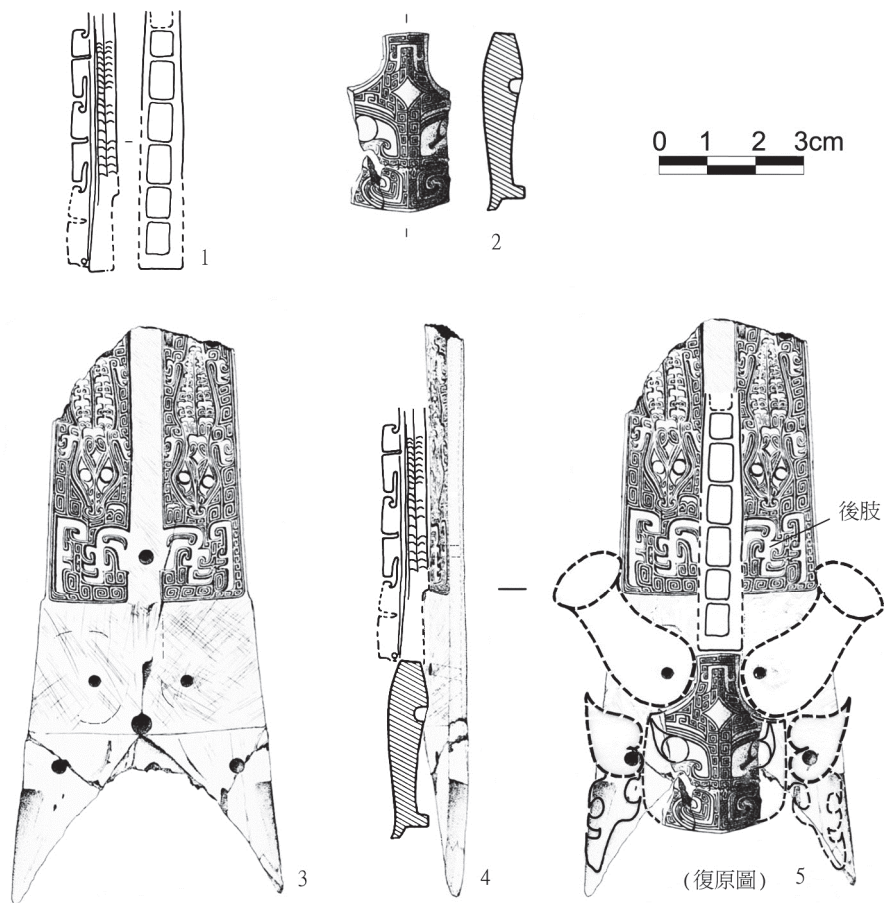
(R004581, R004668)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壹玖叁-1, 圖版壹玖零-11)



圖一八：HPKM1001 號大墓骨製裝飾牌 b 類

(1:R005021, 2:R005031, 3:R005012, 4:R005013, 5:R004579, 6:大象形復原圖, 7:牛形復原圖)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壹捌柒-4,17,18,11, 圖版壹玖貳-5)



圖一九：HPKM1001 號大墓骨製裝飾牌 c 類（鱷魚形龍）

（1:R004674, 2:R005029, 3:R004586, 4-5:復原圖）

（《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圖版壹玖貳-2，圖版壹捌柒-15）

内田純子



圖二〇：揚子江鱷

(<http://allabout.co.jp/pet/reptiles/closeup/CU20070103B/>)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1980 《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方輝

2000 《明義士和他的藏品》，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石璋如

1980 《小屯第一本・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

1997 《新淦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考古編輯部

1997 〈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考古》5：34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鄭州商城——1953 年-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梁思永、高去尋

1962 《侯家莊第二本 1001 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侯家莊 1001 號大墓》。

1970 《侯家莊第五本 1004 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1004 大墓報告書》。

陳仲玉

1969 〈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3：455-496。

黃河象研究小組

1975 《黃河象》，北京：科學出版社。

黃濬

1937 《鄴中片羽》，北平：通古齋，第二集。

楊錫璋

1981 〈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分期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3：48-49。

鄭振香、陳志達

1985 〈婦好墓部分成套銅器之探討〉，《考古》10：940-947。

内田純子

羅振玉

1919 《殷墟古器物圖錄》，上海：廣倉學窘。

小南一郎

2010 〈天帝の貴畜—龍の機能をめぐって—〉，《泉屋博古館紀要》
26：1-24。

内田（難波）純子

1995 〈殷墟出土のいわゆる骨柶について〉（上）、（下），《古代文
化》47.9：25-35；47.12：40-42。

2013 〈殷墟第一期の新出紋様〉，《技術と交流の考古学—岡内三真先
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同成社，頁 411-421。

林巳奈夫

1986 《殷周青銅器紋様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1993 《龍の話——圖像から解く謎》，東京：中公新書 1118。

2001 《神と獣の紋様學》，東京：吉川弘文館。

松井章編

2006 《動物考古學の手引き》，奈良：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埋藏文化財セ
ンター。

神谷敏郎

1995 《骨の動物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梅原末治

1936 〈河南安陽發見の遺物〉，《東方學報》7：1-41。

1940 《河南安陽遺寶》，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

1965 《殷墟》，東京：朝日出版社。

鈴木敦

1991 〈殷後期における大墓の系譜〉，《博古研究》2。

讀賣新聞社

1993 《中國王朝の誕生展圖錄》，大阪：讀賣新聞社。

Girard-Geslan, Maud

1995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Paris: Tresors du Musee Guimet.

White, W. C.（懷履光）

1945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Xu, Jay（許杰）

1998 “The Diamond-back Dragon of the Late Shang Period.” *Orientalia*
29.5: 42-54.

A Study of Carved Bone Objects Excavated at the Yinxu Tomb HPKM1001

Junko Uchid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any exquisite artifacts made from various materials, such as jade, marble, ivory, and bone were discovered in royal tombs at Yinxu. Such objects were also discovered at HPKM1001 and represent the high cultural level at the first period of Yinxu.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arved bone objects. A study of the shape and design of bone vessels reveals that three types of bone vessels for wine ceremonies were buried in HPKM1001. These were made from elephant bone with excellent carvings and include pitchers, tall cups, and dippers. The insides of these ritual bone vessels were painted red in contrast with their white bodies. These white- and red-colored bone vessels were also in contrast with gold-colored bronze vessels. Colorful ritual objects signify the authority and eminence of the nobility buried in the Shang royal tombs. The authority of carved bone objects is also represented by the trapezoidal bone plate buried in the royal tombs of the Yinxu Periods I-II. Seven carved bone fragments were unearthed from HPKM1001 and restored as carved bone objects with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design. It is not known how these strange plates were used, but their importance is evident in their visual design.

The bone object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ere made from the bones of elephant legs. It may be argued that the very rare materials used were probably more precious than those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and that the carving technique also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craftsmanship of that age.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y were symbols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played as important a role in royal rituals as did bronze vessels.

Keywords: Yinxu, elephant bone, cups, dippers, carving plates

